



東坡續集卷第五

書簡

與康公操都官三首

華稔聞才業之美尚淹擢拜向承非罪被移教諭可
惟賢者處之想恬適也希聲久不得書承示諭方知
得蜀州應甚慰意二浙處處佳山水守官殊可樂鄉
人之至此者絕少舉目無親故而枕又多事時投餘
隙輒出訪覽亦自可卒歲也東陽自昔勝處見劉夢
得有三伏生秋之句此境猶在否未知會晤之日但
有企詠



所索詩非敢以淺陋為辭但希世絕境眾賢所共諫
歎不敢草草為寄也幸恕察

又

何辱教久欲裁謝值出入紛紛無定因循至今即日
履茲春和起居佳適向承寄示圖記及詩實深慰仰
此真得賢者之樂雖鄙拙亦欲勉作歌詩庶幾附託
高人絕境以傳永久適會紛紛未暇更旬日當寄上
也

答楊君素

久不奉書迹中領來教欣承起居佳勝眷愛各無恙
奉別忽四年薄稟維絳歸計未成懷想親舊可勝惋
歎吾夫優游自得心恬體舒必享龜鶴之壽劣姪與
時齟齬終當捨去扣從林下也

與楊濟甫

久不奉書亦少領來訊思念不去心不審即日起居
佳否眷愛各無恙某此安健官滿本欲還鄉又為舍
弟在京東不忍連年與之遠別已乞得密州風上事
體皆佳又得與齊州相近可以時得沿牒相見私願
甚便之但歸期又須更數年瞻望墳墓懷想親舊不

竟潛然未緣會面惟冀順候自重

與周開祖

某忝命皆出獎借尋自杭至吳興見公擇而元素子
野孝叔令舉皆在湖燕集甚成深以開祖不在坐為
恨別後每到佳山水處未嘗不懷想談笑出京北去
風俗既推魯而游從詩酒如開祖者豈可復得乃知
何者之樂不可得而繼也令舉特來錢塘相別遂見
送至湖久在吳中別去真作數日惡然詩人不在大
家者得三五十首唱酬亦非細事

與何浩然

人還尋書且喜起居佳勝寫真奇妙見者皆言十分
形神甚奪真也非故人倍常用意何以及此感服之
至所要詩稍暇作寫去雙幅已令蜀中織造至便寄
納未即會見千萬珍重

答水陸通長老五首密州

近過蘇臺不得一見而別深為耿耿專人未辱書且
喜法復清勝某到此旬日郡僻事少足養衰拙然城
中無山水寺宇朴陋僧叢野復求蘇杭湖山之遊無
復髣髴矣何日會集慰此牢落惟萬萬自重

又

三瑞堂詩已作了納去惡詩竟何用是家求之如此其切不敢不作也惠及溫楫甚奇此中未嘗識也棗子兩卷不足為報但此中所有只此耳單君貺必常相見路中屢有書去久望來書且請附密州通寄數字告為速達此意

又

別後一向冗忙有疎奉問疊辱手教愧悚良深仍審履茲初涼法體增勝為慰承開堂未幾學者日增吾師久安閑獨迫於衆意無乃少勞然以濟物為心應不計勞逸也未緣會謁千萬珍重人還布謝

又

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佳然不須以物見遺也惠香十八罐却託還之已領其厚意與收留無異實為他相識所惠皆不留故也切為多致此懇

又

且說與姚君勿疑訝只為自來不受非親舊之餽恐他人却見恠也元伯昆仲因見各為致懇乍到未及奉書

荅陳履常二首

吳中屢得瞻見時以餘棄洗濯蒙鄙別來仰佇日深

迺中首辱教尺感服良厚即日履茲酷暑起居何如
貴春令子各佳勝披奉奇然臨紙悵惘惟冀為時調
護

又

遠承寄規詩刻讀之灑然如聞玉音何幸獲此榮觀
不獨以見作者之格且足以知風政之多暇而高躅
之難繼也輒和光祿庵二絕聊以寄欽羨之懷一笑
接之可也所須接骨丹方謹錄呈高密連年旱蝗應
副朔方百須紛然疲茶日俟汰逐企仰仙館如在雲
漢美因風不吝誨字

杏程彛仲二首

某啓奉別積年因循不脩書問每以為愧迺中辱手
書勞問甚厚感戴不可言也承以科詔入都跋履之
餘起居佳否老兄循道既久文行愈粹決無終否不
振之理更少貶以就繩墨即當俯拾也未緣披奉惟
冀以時自重謹因鄉人李君行奉啓布問

又

得聖此行得失必且西歸計無緣過我而東武任滿
當在來歲冬杪亦無緣及見於京師矣此任滿日令
弟亦解罷當求鄉里一任與之西還近制既得連任

蜀中遂可歸老守死墳墓也心貌衰老不復往日惟
念斗酒隻雞與親舊相從耳星橋別業比來更增墓
否因便無惜一兩字

與王慶源二首

陵州迹中辱書及詩如接風論忽不知萬里之遠也
即日履茲秋暑尊候何似某此粗遣雖有江山風物
之美而新法嚴密風波險惡况味殊不佳退之所謂
居閑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長若心
正謂此矣知叔丈年來頗窘此事有定分但兄以安
健無事多子孫為樂亦可自遣何時歸休得相從田

聖恒言此心已馳於瑞草橋之西南矣秋暑更重
時珍重

又

高密風土食物稍佳但省租公庫減削索然貧儉始
至值歲飢人豪剽劫無虛日凡督捕姦兒五七十人
迹始肅然聞訟頗簡稍葺治園亭居之亦粗可樂但
時登高西南引領即悵然終日近稍能飲酒終日可
飲十五銀盞他日粗可奉陪於瑞草橋路上放歌倒
載也

荅金山寶覺禪師

去歲赴官迫於程限不能枉舟一別中流縱望雲山
杳然有不可及之歎既渡江遂蒙輕舟見餞復得笑
語一餉之樂暫荷之懷殆不可勝言別來因循未及
奉書專人至辱教累幅慰喻友復讀之爽然如對妙
論仍審比來法履佳勝其此粗遣但未有會見之期
臨紙惘然惟萬萬自重至游堂記即當下筆適中寄
去近有後把菊賦一首寫寄以當一笑

荅富道人

承錄示秘方及寄遺藥具感厚意然此事本林下無
以遺日聊用適意可也若待以為生則為造物者所

惠矣僕方苟祿出仕豈暇為此謹却馳納且寄之左
右異日歸田却次請感愧之至

荅周開祖

適中辱書教累幅如接笑語即日遠想起居住勝某
此無恙已彼旨移河中府候替人十二月上旬中行
想夫益遠矣往日相從湖山之景何緣復有別後百
事紛紛皆不足道惟令舉逝去令人不復有意於茲
世細思此公所以不壽者而不可得不免為之出涕
讀所示祭文紀述略盡其美甚善其家能入石否亦
欲作一首哀詞未暇也當作寄去開祖筆力頗長魏

武所謂老而能學惟予與袁伯業真難得也寄下山
圖欲尋善本而不可得者親詩清絕輒和兩首取雅
浩然亭續和寄去今日大雪與客飲於玉山堂適遣
人往舍弟處遂作此書手冷殊不成字惟冀自重而
已

答蜀僧幾演

幾演大士家惠蟠龍集向已盡讀教冊迺詩迺文筆
力奇健深增歎伏僕嘗觀貫休齊己詩尤多兀陋而
遇知得名赫奕如此蓋時文凋弊故使此二僧為雄
強今吾師老於吟詠精敏豪放而川沒流俗豈亦

幸不幸耶然此道固亦澹泊寂寞非以新入知而
譽也但鳴一代之風雅而已既承厚覲聊奉廣耳

與人

遠去門下已八年愚魯罷殆人事廢書疏缺然忌慢
之罪宜在譴絕比承柄用又不以時隨眾修賀蓋疎
懶愧縮日復一日不知復憐恕之否即日履茲寒疑
冷袂萬福某去替止數月而貧困難以赴闕相次乞
江浙一郡君幸得之拜見未可期惟冀為國自重

答張主簿

政歲無緣展慶伏惟履茲新春百福來集旬日前辱

教感服眷厚不即馳答悚怍向日披奉但有馳
御餘寒冀以時自重

與人一首

浙右之別遂不上問至今想必察其情也特枉書問
感慰兼集比日起居何如波海恬然繼以題擢眾論
忿然知忠信之可恃名實之相副也雅故之未欣慰
可量

又

前日使車道由郡下雖展接顏表殊慰瞻僚之懷惟
是禮勞不腆實深愧悚逮茲遠問吏役絆攬未皇奉

書以伸惓惓之情特蒙高明遠照珍贖披繹數四感
仰交懷初暑微熱切承跋履之餘動止佳勝未緣會
集臨紙增慨

與眉守黎希聲三首 徐州

頓向已久展奉無由竊計比日履茲酷暑起居住勝
某占籍部中不獲俯伏門下一修桑梓之儀瞻望鈴
齋豈勝懷仰伏惟順時為民自愛

又

去歲王秀才西歸奉狀必達即日遠想起居住勝承
朝廷俯徇民欲有旨借留雖滯留高步士論未厭而

鄉間之慶特以自私而已然山水之秀園亭之勝士
人之衆多食物之便美計公亦自樂之志歸也某又
去墳墓貪祿忘家念之輒面熱但差使南北不敢自
擇尔何時復得一笑為樂尚冀為時自重

又

向自密將赴河中至陳橋受命改差彭城便欲赴任
以兒子娶婦暫留城東景仁園中旦夕自冰東去愈
速風問可勝悵然墳墓每煩戒教惟增感噎堂兄欲
葬祖墳為諸房衆多某既不敢果決恐衆意難允也
乞知之

答李才元

熱甚竟不再別悵仰殊深辱教承起居住勝寵重
奇筆雅制刻荷無已仁者之惠誠足慰彼黎庶然不
知者以為見教以是搖之呵呵安道舍弟當且道盛
意尔遠萬乞保重即復顯用以慰士望

答范蜀公

前日辱書并新詩累幅詞格清美欲味不釋手屬使
者交至紛紛無暇裁謝後時再領手教愧悚無地比
日起居何如未由披奉萬萬以時自重

答晁美叔二首

自別兩辱存問荷春契之厚無以為喻日欲裁謝而拙鈍懶放因循至今計明哲雅量不深譴過而自訟亦久矣即日不審尊履何如某此無恙但奉行新政多不如法勘劾相尋日埃汰遣耳若得放歸過淮必遂候見未間為國自重

又

向承出按淮南不即具賀幅者以吾兄素性亮直而此職多有可愧者計非所樂耳然仁者於此時力行寬大之政少紓吏民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小此中常賦之外徵歛雜出而監禁繁密急於兵又民既無告吏亦僅且免罪益苟簡矣向聞吾兄議論頗與時章不合今茲躬履其事必有可觀者矣令兄佳士久淹諸君亦自知之

與蒲廷淵

河中求洛出棗道家所貴事見真誥唐有道士候道華嘗得無核者三食之後竟竊鄧太主樂上昇君到彼試求之但恐得之不偶然非力求所能致尔

與晁君成

苦寒審尊履佳勝新文極為精妙久不見之甚慰喜莊子用志不分乃疑於坤古語以疑為似耳如易陰

疑於陽世俗不知乃改作疑不敢不告人還草草

與范子豐六首

伏審子豐南宮殊捷慶抃可量即日想已唱第必在
高等期集之暇起居住佳勝某更五七日泝泝愈遠左
右臨書悵然惟祈慎重別膺亨寵

又

小事拜聞欲乞東南一郡聞四明明年四月成資尚
未除人託為問看回書一報前所託殊不蒙留意恐
非久東南遂請愈難望矣無乃求備之過乎然亦慎
不可汎愛輕取也人還且略示論

又

近專人奉狀達否即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局事漸
清簡否某幸無恙水旱相繼流亡盜賊漸起决口未
塞河水日增勞苦紛紛何時定乎近乞四明不知可
得否不尔但得江淮間一小郡皆所樂更不敢有擇
也子豐能為一言於諸公間乎試留意人還仍乞一
報幸甚奉見無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稍不通問伏想起居住佳勝侍郎文必在郊外過夏台
候必更康安某此與幼累如常八月九月間秋水既

過彭城城不微倍高麗使已還四明可以易守當更
理前請也會合香未有涯萬萬自重

又

南方夏熱殊非中原之比入秋稍得清涼然夏田旱
損七八益法更變課入不登雖閑局不免以此為累
自餘粗如常也子中子老頃在左右今已赴官未何
時參候北望不勝馳情

又

新珠想日長進愛婿無恙甚望夫人高等待乞利市
也納銀一笏託用買圓熟珠子二千枚少錢告那出

被納上昏嫁所須不可奈何甚非情願幸留意事
被叔頗長成每日作詩讀史但家拙少訓督耳內孫
想益聰淑諸郎娘各計安也

荅王慶源

久以官冗不暇上問忽辱手訊喜知車從已達輦下
起居佳勝即日南宮必榜出矣淪屈已久必遂了當
欣賀良深來書謙抑過當四方赴者甚衆豈獨吾叔
元昆勸駕良合事宜恨此拘繫無緣於東華門外奉
接京師一別二十餘年豈惟吾儕衰老可歎至於都
城風物事體索然無復往時矣東南守官極可樂而

民間覺迫不聊生懷抱殊不佳深願慶源了當後千
萬一來相從數月少慰平生幸勿以他事為辭至懇
至懇

與參寥

別來思企不可言每至逍遙堂未嘗不悵然也為書
勤勤不忘如此仍審比來法體康佳感服兼至三詩
皆清妙讀之不釋手且和一篇為答所要真贊尚未
作來人又不敢久留甚愧知且伴太虛為湯泉之遊
甚善甚善某開春乞江浙一郡候見去處當以書奉
約也要墨納兩笏皆佳品也餘惟為法自重適有教

參寥來相看陪接少暇奉啓不盡意

與文與可三首徐州

樂可抱才不試循道弥久尚未聞大用公議不厭請
當在即然廟廟間誰為卹公議者乎老兄既不計較
但來失為却之樂而有桂玉之困又却不見使者請
面得失相乘除亦略相當也彭門無事甚可樂但未
知今夏得免水患否予由頗得書甚安示諭秋冬過
親甚幸甚幸令嗣昆仲各計安勝為學想皆成就矣

又

離浙中已四年何亦有少浙物久已分散零落矣有

樂玉船兩隻獻上恰好吻酌不通客矣呵呵杭州故人頗多致之不難當續營之但恐得後不肯將盛作見借也

又

近屢於相識處見與可近作墨竹惟劣弟只得一竿未說字說潤筆只到處作記作贊備負火下亦合刺得幾紙專令此人去請幸毋文秘不尔不惟到處亂畫題云與可筆亦當執所惠絕可過狀索二百五十疋也可呵

與鮮于子駿三首

又平奉狀方深愧陳迹中伏辱手教并新文酒刻等疾讀善快無量即辰起居住否公文學德度宜在朝廷久此遠外何也然聞一路蒙被仁政不尔吏民皆在倒懸中也况鄉井墳墓在焉計居之甚以為樂某到郡正一年諸况粗遣歲凶民貧力所無如之何者多矣然在已者未嘗敢行所愧也如此而已忝厚者故及未緣瞻奉惟冀以時自重

又

忝厚者不敢用啓狀必不深訝所惠詩文皆蕭然有遠古風味然此風之亡也久矣欲以求合世俗之耳

自則疎矣但時獨於閑處開看未嘗以示人蓋知愛
之者絕少也所索拙詩豈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
暇耳近却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
呵呵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闕令東州
壯士抵掌頰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
馮呈取笑

又

敬人劉格字道純故友劉恕道原之親弟讀書強記
辨博文詞粲然可觀而立節強鯁吏事亦健君實頗
知之餘人未識也欲告子駿與一差遣收置門下公

若可以路遠群召幸先之敢保稱職也且夕歸南康
若其開公若有以處之他必頽就也某非私之也為
特惜才也

與何正道教授三首 一作何正通

泰命假宇出於樛庇禮當詣謝以衰疾疲曳不給於
力愧悚無已乍熱起居佳勝登舟迫遽不果造別益
增仰恚

又

辱書承起居佳勝鄉校淹留然使徐之士子識文章
瑰瑋之氣非小補也某又復西上紛紛無補甚愧朋

友矣

又

張聖途來稍聞動止為慰退之所難乃今見之大臣
旁觀愧汗深矣行後匆匆不盡區區

與歐陽仲純五首

去歲城東屢獲陪從蒙益既多樂亦無量既別日若
賤事不克馳問慙負不可言即日起居何如見報除
審簿信否殊不知即日從者所在徒有仰詠某蒙庇
粗遣彭門本無一事足以藏拙河水一至事無不有
中間幾殆者數矣必亦聞之今方稍安而夏秋之患

不可量蓋命窮所至感召此何時復得一笑之樂
近詩數首聊以破顏餘寒萬萬以時自重

又

柏仲叔弼昆仲各計安勝楊掾行速未及拜書乞道
下懇子由在南都時得書無恙彭城最處下流水患
甲於東北奏乞錢與夫為夏秋之備數章皆不報曹
河若可塞固大善不尔倉卒之間不免調急夫使係
者錢豈暇復稟命乎所費必多而為備不如先事之
稍也人微言輕信命而已仲純知我之深者聊復及
之

又

去春寄舍國門屢辱臨顧喜慰無量別來逾年奔走俗狀未嘗通問瞻企徒深即日履此煩暑起居何如春愛各安否傳聞車馬已到死生相去甚近書問自此可時相及矣千萬順時珍重

又

崔度者頃年在陳與之甚熟今作過海之行妻子仍在陳學幸略與垂顧

又

伯仲兄聞監西岸已視事事叙弼近託孫元忠附書

季嘿今安在因風無惜惠問死生誰與往還有何與語者否

荅周開祖二首湖州

別久思渴不言可知一路候問來耗忽辱教喜慰良深尔寒起居佳勝承脫湖北之行而得樂清正如舍魚而取熊掌甚可賀也某奉命甚便其私即遂面話此不盡懷

又

長篇竒妙無狀每蒙存錄如此之厚但賜多而報寡故人知其慙拙必不罪也今輒和一首少謝不敏且

資一笑惠及海味珍感來人遽還未有以報但愧作
無窮到郡不見令舉此恨何極嘗莫其殞不覺一慟
有刻石必見之更不錄呈有幹一一不及李無悔近
見訪留此旬餘亦許秋涼再過也

答呂熙道二首

平時企誅賢者獨恨隔闕耳既至治下謂當朝夕繼
見而病與人事奪之又迫於行忽遽捨去可勝歎耶
別來方欲上門先辱手教益增悚慙比日起居何如後
會不可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南都住半月恍然如一夢耳思企德義每以悵然舍
弟朴訥寡徒非長者輕勢重道雖肯相厚者湖州江
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真拙者之慶有幹
不外

答范純夫

向者深望軒從一來而還領手示知徑赴治實增悵
惘比日起居住佳勝日對五老想有佳思此間湖山信
羨而衰病不堪煩但有歸蜀之興耳未由會集千萬
以時自愛

與道甫

昨日特蒙不外鄙拙袖出盛文相示辭贍格老覽之
令人豐豐忘倦非大手筆未易至此受教良多不敢
擅為巾笥之歲謹令人歸納文府伏乞視至未審從
人何日成行亦須示諭

與孫子思七首

奉別未幾思企已深比日起居住勝聞軒從及境即
逐被對豈勝慰喜

又

事冗有跡上謁思企之深不審起居佳否來日輒欲
從者同憲車議少事本欲躬詣為公擇見訪不果

對勵頌

又

夢辱垂訪尚稽走謁經宿起居佳否借示諸刻一清
心目又足見雅尚之不允也謹却馳納

又

過辱枉顧知事務冗迫不敢久留語紙軸納去餘空
紙兩幅留與五百年後人跋尾也呵呵耘叟詩亦佳

又

疊辱車騎往謝甚踈性故人深照不以為譴也經宿
尊候佳勝書四紙并藥方馳上方須面授其秘也并

現不一

又

近辱軒從雖屢接奉既別思仰無窮人事來來未遑
上問先在寵訊伏審起居佳勝感慰燕深仲通來知
在府中計與子由輩游從甚樂未緣再會惟萬萬以
時自重

又

比來新詩必多無緣借觀豈勝渴仰示諭諸公處敢
不出力但恐言輕不能有益耳

與程得聖秘技二首

近者榜到郡首承高過歡慰可量沈困累年行囊
富曲榮耀交游喜快甚休甚休春風暄和奉計
日起君安勝御試必更在高等盤桓都下為况何如
惟順時珍愛

又

某去秋因鄉人白高密過此託致手書不知達否奉
違累歲無緣一接談笑傾仰殊甚榜中鄉人所識惟
吾兄一人其餘豈盡新俊耶車馬必稍留都下因賦
無惜惠問

與人

託庇隣封每荷存記特辱榮訊愧汗可量即展履登
霜候起居佳勝未緣忝見惟日瞻企尚冀以時珍衛
區區

與樂推官黃州

疊辱臨訪欲少款奉多事因循繼以卧病愧負深矣
數日起若佳否知明日啓行無緣面別尚冀保練慰
此區區

答李昭玘

無便久不奉書王子中來且出所惠書益知動止之
慰無量比日尊休何如既拜賜靈堂新詩又獲

日軒諸詩文耳目眩駭不能窺其淺深矣老病
學已久而此心猶在觀足下新製及魯直無咎明
略等諸人唱和於拙者便可格筆不復措辭近有李
易者陽翟人雖狂氣未除而筆墨瀾翻已有漂沙走
石之勢嘗識之否子中殊長進皆左右之賜也何時
一笑未間惟萬萬自重

答范蜀公四首

李成伯長官至辱書承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新居已
成池圃勝絕朋舊子舍皆在人間之樂復有過此者
乎某凡百粗遣春夏間多患瘡及赤目杜門謝客而

傳者遂云物故以為左右憂聞李長官說以為一笑
平生所得毀譽殆皆此類也何時獲奉几杖臨書憫憫

又

蒙示諭欲為卜隣此平生之至願也寄身函丈之側
旦夕聞道又况泰姻戚之末而風物之美足以終老
幸甚幸甚但囊中止有數百千已令兒子特往荆渚
買一小莊子矣恨聞命之後然京師尚有少房繕若
果許為指揮從者幹當賣此業可得八百餘千不識
可納左右否所賜手書小字如芒知公日益明此大慶
也某早衰多病近日亦能屏去百事澹泊自持亦便

後健異口必能陪從也

又

承別紙示諭題葉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崇眼
前妄見佛國公欲哀而救之問所以救者小子何人
固不敢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為城池操詩書以為干
楮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雖公盛德小子亦未知勝
負所在願公宴坐靜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感之性
矣孰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猶不立彼
後何依雖黃面瞿曇亦須歛任而况學之者耶聊復
信筆以發公千里一笑而已

又

顛仆罪矣世所鄙遠而夫夫獨收錄欲令撰先府君
墓碑至為榮幸復何可否之間而不肖平生不作墓
誌及碑者非特執守私意蓋有先戒也及覆訃慮愧
汗而已仁明洞照必深識其意所賜五體書謹為子
孫之歲幸甚幸甚無緣躬伏門下道所以然者皇恐
之至

荅言上人

去歲吳興倉卒為別至今耿耿譴居窮陋往還斷盡
遠辱不遺及書見及感作殊深比日法體佳勝托翰

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雪齋清境登於
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脩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
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游未見
優劣也何時會合一笑惟萬萬自愛

荅通禪師

謫君窮僻懶且無便書問曠絕故人不遺兩辱手教
具審此來法體甚輕安感慰深至僕晚聞道照物不
明陷於吏議愧我道友所幸聖恩寬大不即誅殛亦
太善知識法力冥助也祿廩既絕因而布衣蔬食於
窮苦寂澹之中却粗有所得未必不是晚節微福所

書開諭周至常置座右也未緣展謁萬萬以時自重

答道源秘校

謫居窮陋首見故人釋然無復有流落之歎衰病奇拙所向累人自非卓然獨見不以進退為意者誰肯辱與往還每惟此意何時可忘別來又復初夏思企不可言遠想即日尊候佳勝兩辱手書懶不即答計已獲罪左右然惟故是能知其性氣蓋懶作書者有素耳中實無他也更望寬之知到官又復對換想高懷處之無適而不可江令竟不肯少留健決非庸人所及也無由面見以時自重

與王慶源

竊遂以來日欲作書為問舊既懶惰加以閑廢百事不舉但慙忤而已即日體中何如眷愛各佳某幼累並安但初到此喪一老乳母七十二矣悼念久之近亦不復置懷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雲濤接天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客至多辭以不在往來書疏如山不復答也此味甚佳生來未嘗有此適知之免憂近文即行寄紙筆與叢郎到甚遲也未緣會面惟萬萬自愛

答李寺丞二首

及別渴詠逾中辱書且審起居清勝至慰至慰某謫
居粗遣廢棄之人每自嫌鄙况於他人君獨收卹有
加乎素風義之厚足以愧激頹靡也未緣會見萬萬
以時自愛

又

遠蒙分輟清俸二千極愧厚意然長者清貧僕所知
也此不敢請又重違至意輒請至年終來春即納土
藏愧不可言也僕雖遭憂患狼狽然匹如當初不及
第即諸事易了荷憂念之深故以解懸慮

與陳季常九首

適因往螺師店看田既至境上潘尉與龐醫來相會
因視臂腫云非風氣乃藥食毒也非鍼去之恐作瘡
乃已遂相率往麻橋龐家住數日鍼療尋如其言得
愈矣歸家領所惠書及藥併荷憂愛之深至仍審比
來起居佳安曾青老翁須傳灯錄皆已領一一感佩
五代史亦收得所看田乃不甚佳且罷之斬水溪山
乃尔秀遂耶龐醫熟接之乃奇士知新屋近擇本草
爾雅謂名物也而見劉頌其說深欲走觀近得公擇書
云四月中乃到此想季常亦未遽北行當與之偕往
耳非久太守處借人遣賫家傳去別細奉書

崇炭已領感怍感怍東坡昨日立木殊耽耽也

又

王家人力來及專人并獲二緘及承雄篇贊詠異夢
證成仙果甚喜幸也某雖竊食灵芝而君為因鑄造
藥力縱在君前陰功必在君後也呵呵但累書所流
言以誣平人不得無所損也懸弧之日請一書示諭
當作賀詩切祝切祝比日起君佳否何日決可一游
御城企望日深矣臨臯雖有一室可憇從者但西日
可懷奉天極相近或門前一夫舸亦可居到後相度

未聞萬萬以時自重

又

欲借湯家文字及史記索隱正義如許告季常為帶
來季常未嘗為王公屈今乃特欲為我入州州中士
大夫聞之聳然使不肖增重矣不知果能命駕否春
夔但不惜不須更為恨也

又

鄭巡檢到領手誨具審到家尊履康勝羈孤結恋之
懷至今未平也數日前率然與道源過江游寒溪西
山奇勝殆過於所聞獨以坐無狂先生為深憾耳呵

呵示諭武昌田曲盡利害非老成人吾豈得聞此送
還人諸物已領易義頌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出想
秋未相見必得拜呈也近得李長吉二詩錄去幸秘
之目疾必已差茂木清陰自可愈此餘惟萬萬煩時
自重

論武昌一策不勞營為坐減半費此真上策也然
然計慮又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飾云檀去安置所而
別路傳聞京師非細事也雖復往來無常然多
大向所不至若大需之後恩旨稍寬或可圖此更希

深慮之仍且密之為上

又

稍不奉書渴仰殊深辱書承起居佳勝新居漸畢工
甚慰想望數日得君字韻詩茫然不知醉中拜書道
何等語也老媳婦云一絕乞秀英君大為愧懷真所
謂醉時是醒時語也蒙不深罪甚幸雖知來篇非舊
語猶且收執庶幾萬一莫更要寫奉記否呵呵柳簿
云某奉訝者不知得之於誰安有此理來書雄冠之
語亦無人見但有荅柳二書云陳季常要寫眷記欲
與寫云文武案察常居祿位亦如與季常書作戲耳

何名為訝哉想公必不以介意不答寂妙日夜望季
常入州但可惜公擇將至若不爭數日而吾三人者
不一相聚劇飲數日為可惜耳有人往舒五七日必
回可見其的若不来續以書布聞茶白更留作樣幾
日因近新聞甚多篇篇皆奇遲公來此口以傳授餘
雅萬萬自愛

又

疊辱來貺且喜尊體已全康復然不受盡言遂欲聞
公何也公之養生效歲有成績今又示病弥月雖使
舉陶隱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鏡可

請言脚法師鸚鵡禪五通氣毳黃門妾也至禱

又

孫巨源之姪甚佳士無甚仰盛德云當去請見某書
以季常不蓄烏巾十餘年矣又不欲便裹帽奏謁他
必自去見公也鎮中得一好官人亦非細事叔曹書
已附去西方多事此君却了得莫遂奮起否見報趙
三罷相州取勘他稱病乞不下獄不知為何事私甚
憂之公聞其詳否又報舒亶乞邵閑知之

答吳子野四首

濟南境上為別便至今矣其間何所不有置之不足

道也專人來忽得書且喜居鄉安穩尊體康健某到
黃已一年半處窮約故是宿昔所能以來又加便習
自惟罪大罰輕餘生所得君父之賜也躬耕漁樵真
有餘樂承故人千里問訊憂卹之深故詳言之何時
會合臨紙惘惘

又

承三年廬墓葬事誠盡又以餘力葺治園亭教養子
弟此皆古人之事業所望於子野也復覽諸公詩文
益增愧歎介夫素不識之筆力乃尔竒逸耶僕所恨
近日不復作詩文無緣少述高致但夢想其處而已

由不佳得書無恙寄示墓誌及諸刻珎感虞在
一帖不類近世筆迹可愛可愛近日始解畏口慎事
雖已遲猶勝不悛也奉寄書簡且告勿入石至懇至
懇

又

寄惠建茗數品皆佳絕彼土自難得更蒙輟惠慚悚
慚悚沙魚赤鯉皆珎物感忤不可言挾劣膏不識其
為何物但珎歲之莫測所用因書幸詳以示諭也近
有李明者畫山水新有名頗用墨不俗輒求得一橫
卷長可用木末繞屏附來人納上江郡乃無一物

為回信慙悚之至兒子無恙承問及

又

每念李六丈之死使人不復有處世意復一覽其詩
為涕下也黃州風物可樂供家之物亦易致所居江
土俯臨斷岸几席之下即是風濤掀天對岸即武昌
諸山時時扁舟獨往若子野北行能迂路一兩程即
可相見也

與李公擇二首

知治行窘用不易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
素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為之則不類俗人

真可謂澹而有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却口
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此
似鄙吝且出之不得已也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
獻之左右在京師尤宜用此策也一笑

又

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
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尔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
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死生之際若見僕
困窮便相憐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
中必不爾出於相愛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

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尔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
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
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為詬病也

吞湖守刀景純二首

因循不奉書不覓歲月乃尔久耶過辱不遺遠賜存
問感激不可言也此日竊惟鎮撫多暇起居勝常吳
吳風物夢想見之嘯詠之樂恨不得相陪聞風謠謔
然足慰所望夏暄萬萬自重

又

舊詩過煩鐫刻及墨竹橋字併彖寄惠感愧無集吳

與自晉以來賢守風流相望而不肯獨以罪去
溪山景純相愛之深特與洗飾此意何可忘耶在郡
雖不久亦作詩數十首又皆忘之獨憶四首錄呈
一笑耘老病而貧必賜清頤幸甚

答蘇子平先輩二首

違別滋久思詠不忘中間累辱書教久不答知罪知
罪遠煩專使手書勞問且審比日起居住佳安感慰殊
甚書詞華潤字法精美以見窮居篤學日有得也某
九百粗遣厄困既久遂能安之昔時浮念雜好掃地
盡矣何時會合慰此惘惘

又

遠煩遣僕手書足矣

下困約中何力致

此愧灼不可言已一一依數領訖感悚而已鬼子令
往荆南幹少事未還還即令奉教也所要先交哀詞
去歲因夢見作一篇無便寄去今以奉呈無令不相
知者見若入石則切不可也至祝至祝

與蔡景繁十四首黃州

自聞車馬出使私幸得託迹部中欲少布區區又念
以重罪廢斥不敢復自比數於士友間但愧縮而已
累意仁人矜閔尚賜記錄手書存問不替疇昔感

不可言也比日履茲煩暑尊體何如無緣少奉教
臨書悵惘尚冀以時保願少慰拳拳

又

近奉書想必達比日不審履茲隆暑尊體何如某
病半年終未清快近復以風毒攻右目幾至失明信
是罪重責輕召災未已杜門僧齋百想灰滅登覽
從之適一切罷矣知愛之深輒以布聞何日少獲瞻
望前塵惟萬萬為時自重

又

某謫居幽陋每辱存問漂落之餘恃以少安今者又

遂一見慰幸多矣衝涉薄寒起居何如區區之素即
獲面既

又

領示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得之驚喜試勉繼之
晚即面呈

又

遠聞數日悽戀不去心切惟願愛之厚想時亦反顧
也比來跋履之暇起居何如某蒙庇如昨度公能復
來當在明年秋矣某杜門謝客以寂默為樂耳乍遠
萬乞為國保重

又

九月如常至後杜門壁觀雖妻子無幾日况他人也
然雲藍小袖者近輒生一子想聞之一拊掌也惠及
人參感感海上奇觀恨不與公同遊東海縣一帆可
到聞益奇瑋曩恨不一往也公常往否大篇或可追
賦果寄示幸甚幸甚

又

前日親見許少張暴卒數日間又聞董義夫化去人
命脆促真在呼吸間耶益令人厭薄世故也少張徒
岌奔喪死之日囊橐罄然殆無以斂其第麻城令尤

貧云無寸壠可歸想公聞之悽惻也料朝廷亦憐之
如公言重可為一言否輒此僭言不深謹否

又

特承寄惠奇篇伏讀驚聳李白自言名章俊語絡繹
間起正如此耳謹已和一首并藏笥中為不肖光寵
異日當奉呈也坐廢已來不惟人嫌私亦自鄙不謂
公顧待如此當何以為報冬至後便杜門謝客齋居
小室氣味深美坐念公行役之勞以增永歎春聞行
部若果至此當有少要事面聞近見一僧甚異其所
得深遠矣非書所能一一

又

承愛女微疾今必已全安矣某病咳逾月不已雖無
可憂之狀而無慘甚矣臨皋南畔竟添却屋三間極
虛敞便夏蒙賜不淺胸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前某
嘗携家一游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渡索涼州凜
然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果若
游此當有新篇果爾者亦當破戒奉和也呵呵

又

近事人還奉狀必達忽復中夏求日杜門無如思渴
仰何不審履茲薄熱起居何似向雖畫扇比已絕筆

昨日忽飲數酌醉甚正如公傳舍中見飲時狀也不覺書畫十扇皆遍筆迹麓略大不佳真壞却也適會人便寄去為一笑耳

又

黃陂新令李顛到未幾其聲藹然與之語格韻殊高比來所見縱小有才多俗吏傳輩如此人殆難得公好人物故輒不自外耳近葺小屋強名南堂暑月火紆蒙德殊厚小詩五絕乞不示人

又

厚書伏承尊體佳勝驚聞愛女遽棄左右切惟悲悼

之切痛割難堪奈何奈何情愛著人如鵝膠油膩急手解靈尚為沾染若又反復尋繹便纏繞人矣區區願公深照一付維摩莊周令處置為佳也劣弟久病終未甚清快或傳已物故故人皆有書驚問真爾猶不恤况謾傳耶無由面談為耿耿耳何時當復迎謁未間惟萬萬為國自重

又

近來頗佳健一病半年無所不有今又一時失去無分毫在者足明憂喜浮幻舉非真實因此頗知衛生之經平日妄念雜好掃地盡矣公比來諸况何如刻

刷之來不少勞乎思渴之至非筆墨所能盡也

又

西閣詩不敢不作然未敢便寫板上也閣名亦思之
未有佳者蔡謨蔡廓名父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輒以
仰比公家不知可否徐秀才前曾面聞留此書令請
見此人有心膽重氣義試收錄之異日或有有用也公
許密石硯若有餘者可輟即付徐可也

與吳子野二首

少時在冊府嘗及接見先侍講下風死生契闊俯仰
一世乃與君相遇江湖感嘆不已辱訪山中殊不盡

款意數日起居住否以拙疾畏風不果上謁解去漸
遠萬萬以時自重

又

令子秀才辱長牋之賜辭旨清婉家法凜然欽味不
已老拙何以為謝但有愧負

與幾道宣義

久放江湖務自屏遠書問之廢無足深訝比日侍奉
之暇起居何如某九百如舊向者以公擇在舒時蒙
相過既去索然無復往還每思盩臬之遊宛在目前
聞河決陽武歷下得無有曩日之患乎得暇遣數字

慰此窮獨

與江惇禮秀才五首

罪廢屏居忽辱示問累幅粲然覽之茫然自失比日
待奉外起居無恙僕雖晚生猶及見君之王父也追
想一時風流賢達豈可復夢見哉得所惠書詞章溫
雅指趣近道庶幾昔人三復甚喜獨恨所稱道過當
舉非其實想由相愛之深不覺云耳自是可畧之也
又不得貢父翁書因家信畧為道意無緣面言臨紙
惘惘

又

爾示非國語論鄙意素不然之但未暇為書爾所
甚善爾子之學大率以禮樂為虛器以天人為不相
知云云雖多皆此類爾此所謂小人無忌憚者君玉
之於善至於時令斷刑貞荷四維之類皆非是前書
論之稍詳今冗迫粗陳其畧須見乃盡言然迂學遠
世不敢自是因君意合偶復云爾

又

所示徐君為朝中知之者亦衆不肖固嘗愛仰然老
朽無狀豈能為之增重向者亦獲從諸公之後時掛
一名以發揚遺士而近者不許連名此事便不繼然

所示亦當在心有問焉固當以此告也

又

疊辱臨顧感怍無量錄示神告得聞前人偉蹟固後生之幸然事體不小未敢輒作文字非面莫究也

又

十論十二說已一再讀矣不獨歎文辭之美亦以見存誠求道之至也科舉數不利想各有時箕裘不廢半年可必也曾過江遊寒溪西山否見邑人王文甫兄弟為致意近有書必達之矣

與徐司封

適辱車騎寵存感怍無窮晚來尊體佳勝某與陳君畧出至安國遂覺拙疾稍作欲告明日少休後日茶與盛集可否無狀慙負多矣幸甚

荅湖守滕達道

忽復中夏永日杜門思仰無窮比來起居何如張奉議來稍獲聞問甚慰所望府第已成雄冠荆楚足使來者想見公之風度無緣一寓目但有企想

荅陳季常三首

候馬鋪行奉書未達間領來詢具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荅京洛書過當過當此何足稱先生篤於風義

至自割瘦脰以啖我可謂至矣然以化不為鷺鷥者
則恐未能也彼不相知者視僕之飢飽如觀越人之
肥瘠耳雖象亦未易化也鄉諺有云缺口鑷子者公
識之乎想當拊掌絕倒知過節入州甚幸未聞萬萬
自重缺口鑷子者取一毛不
缺恐未嘗聞故及

又

別後凡四辱書一一領厚意具審起居佳勝為慰又
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但豪放太過
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無礙睡輒亦得之
耳公無多柰我何呵呵所要謝章寄去聞車馬費

比來恐此書到日已在道矣故不靚縷

又

置中疊辱手示并惠果羞感愧增極酒隱堂詩當
塗中抒思不敢草草作公是大擅越豈復持牌也一笑

與錢世雄

又不奉書蓋無便亦懶怠之罪未深訝否比日起居
何如某與賤累如常曾託施宣德附書及遺教經跋
尾必達也吳江宦况如何僚有佳士否垂虹聞已復
舊信否旅寓不覺歲復盡江上久居益可樂但終未
有少田生事漂浮無根爾兒子明年二月赴德興人

口漸少當稍息有餘無可慮會合何時萬萬自愛
因便往三衢奉塔

荅任德翁

自蒲老行後一向冗懶不作書子姝來領手教感愧
無量仍審尊體佳勝為慰昆仲首捷聞之欣快起我
衰病矣當遂冠天下士蔡州未足云也陳季常婦又
得動止之詳小四乃能爾師中不死矣此間凡事可
問小大更不覩縷未期會晤萬萬自愛

與周士簿

罪廢衰朽過辱臨顧增愧汗也晚來起居住佳勝甚欲

詩詩中祀草野不敢造門幸加矜恕

與知郡朝散

前日辱降屈業已不出無緣造謝信宿尊體萬福
州茶芽少許謾納上并利心肺藥方拜呈范醫昨
與語本學之外又通星曆甚可佳也

與文郎

不審荼毒以來氣力何似變故如昨兩易晦朔追慕
無窮奈何奈何中前人還辱書重增哽噎吾親孝誠
深篤若不少節哀摧惟意所及不以後事為念何以
仰慰堂上之心惟萬萬寬中強食

與楊元素八首

近兩辱手教以多病不即裁謝愧悚殊深比日仰惟
履茲辱暑台候清勝某病後百事灰心無復世樂然
內外靡然皆獲輕安何時瞻奉畧道所以然者未聞
伏惟為時自重

又

涉暑疲勸書問稍缺愧仰無量比日起居勝常近領
手誨承小疾盡去體力加健此大慶也更望倍加保
奇側聽嚴召以慰輿論

又

奉命弟見訪岸下無泊處又苦風忽忽別去至今不
足示諭田事方憂見累乃蒙留念如此感幸不可言
某都不知彼中事但公意所可無不便者軍屯之東
三看石者便為下狀甚佳李教授之兄又云官務相
近有一莊大佳此詩亦閑與問看今日章質夫之
子過此已託於舟中載二百千省上納到乞與留下
果蒙公見念今有歸老之資異日公為蒼生復起當
却為公葺治田園以報今日之賜也適新舊守到發
定甚不一

又

示諭秀才唐君許為留念兼令幹人久遠幹之幸甚幸甚某未能去此間更無人可以往幹必須至奉煩唐君也未嘗相識便蒙開許必以元素之故也深欲作書為謝適陳甚非久別附問且乞道區區天竟彭寺丞皆蒙書示亦未及奉啓敢乞致下懇

又

述中領手教伏審台候勝常為慰某凡百如舊近又大需庶得歸農乎公決起典郡無疑也近嘉州魏秀才兄弟行附手問不審得達否歲行盡伏冀順時為人自重

又

筆東寫不成字不罪不罪舍弟近得書無恙不知相去幾里但述中書須半月乃至也奇方承錄示感戴不可言同當珍秘也近一相識錄得公明所編本事曲子足廣奇聞以為閑居之鼓吹也然切謂宜更廣之但囑知識間令各記所聞即所載日益廣矣輒獻三事更乞揀擇傳到百四十許曲不知傳得足否

又

近於城中葺一荒園手種菜果以自娛陳季常者近在州界百四十里住時復往來伯誠親弟近問之云

不曾參拜其人甚奇得其一詞以助本事

又

承示諭定襄胡家田公與唐彦議之必無遺策小子
坐享成熟知幸知幸近答唐君書并和紅字韻詩必
皆達矣胡田先佃後買所謂抱橋澡浴把纜放艇也
呵呵九事既不免干瀆左右乞一面裁之不須問某
也尚有二百千省若須使乞示喻求便附去兄陳季
常體云京師見任郎中其孚之子欲賣荆南頭湖莊
子去五六十里有五百來石取直六百千先只要二百來千餘
可也還還不之信否又見樂宣德言此田甚好但就

稍重告為問看彭寺丞之流近日更不敢托他也
亂尊所負荆不了也

答上官長官二首

專人至辱書及詩文二冊捧領驚喜莫知所從得伏
觀書詞博雅純健有味其言次觀古律詩用思深妙
有意於古作者卒讀莊子論筆勢浩然所寄深矣非
淺幸所能到自惟無狀罪戾汨沒不緣半面獲此三
既幸甚幸甚老謬荒廢不近筆硯忽已數年願視索
然無以為報但藏之中苟永以為好而已適病中人
還草率

又
詩篇多寫洞庭君山景物讀之超然神馳於彼矣見
教作詩既才思拙陋又多難畏人不作一字者已三
年矣所居臨大江望武昌諸山如咫尺時復乘舟縱
遊其間風雨雲月陰晴蚤暮態狀千萬恨無一語畧
寫其彷彿耳會面未由惟萬萬以時珍重何時美解
當一過我耶

與人

示諭燕子樓記某於公契義如此豈復有所惜况得
此附老乞與此勝境豈非不肖之幸但困蹟之甚出
意謂不如牢閉口莫把筆庶幾免矣雖託云向前雖
作好事者豈論前後即異日稍出災厄不甚為人所
憎當為公作耳千萬哀察

與巢元脩

日日望歸今日得文甫書乃云昨日始與君瑞成行
東坡荒廢春筍漸老餅餠已入末限聞此當俟駕耶
老兄別後想健某五七日來苦壅嗽殊甚飲食語言
殆廢矧有樂事今日漸佳近日牢城失火燒蕩十九
聖堂亦危潘家皆奔避堂中飛焰已燎簷矣幸而先

生兩瓢無恙四栢亦吐芽矣

與千乘姪

念二秀才別來又復春深相念不去心邁自比還得
手書及見數詩慰喜不可言日月不居奄已除服哀
念忽忽如何可言久不知卿書想諸叔已下各安子
明微累想免矣因書略報大舅書中甚相稱更在勉
力副尊長意家門凋落逝者不可復如老叔固已無
望而子明子由亦已潦倒頭顱可知正望姪輩振起
身念此不可不加意未由會合千萬自愛

與蒲傳正

千乘姪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
錢使欲老弟苦勸公早意亦深以為然歸老之計不
可不及今辦治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衣籠社門絕
客資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
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
弟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也縱不鄙言為然且看公
亡甥面少留意也

與子明兄

兄才氣何適不可而數滯留蜀中此回必免衝替何
似一入來寄家荆南單騎入京因帶少物來遂謀江

惟一住計亦是一策試思之他日子孫應舉遊宦皆
便也弟亦欲如是但先人墳墓無人照管又不忍與
子由作兩處兄自有三哥一房鄉居莫可作此策否
又只恐亦不忍與三哥作兩處也吾兄弟俱老矣當
以時自娛世事萬端皆不足介意所謂自娛者亦非
世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內山川草
木虫魚之類皆是供吾家樂事也如何如何記得應
峯時見兄能謳歌甚妙弟雖不會然常令人唱為作
詞近作得婦去來引一首寄呈請歌之送長安若一
善詞可醉中不罪

與子安兄

近於城中得荒地十數畝躬耕其中作草屋數間謂
之東坡雪堂種蔬接果聊以忘老有一大曲寄呈為
一笑為書角大遠路恐被拆更不作四小哥二哥愛
諸親知書各為致下懇巢三見在東坡安下依舊似
虎風節愈堅師授某兩小兒極嚴常親自煮豬頭灌
血睛作姜豉菜羹苑有太安滋味此書到日相次歲
猪鳴矣老兄嫂團坐火爐頭環列兒女墳墓咫尺親
眷滿目便是人間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羨可轉此紙
呈子明也近購獲先伯父親寫謝蔣希魯及第啓一

通躬親標背題跋寄與念二今寄還二哥因書問取
與王元直

黃州真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
如卽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上弄水挑菜便過
一日每見一郟報須數人下獄得罪方朝廷綜核名
實雖才者猶不堪其任况僕頑鈍如此其廢棄固宜
但有少望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一僕與子衆夫
揚宗文之流往來瑞草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莊門
笑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存道奄忽使我至
奉酸辛其家亦安在人還詳示數字餘惟萬萬保愛

谷圓通秀禪師

聞名之久而得之詳莫如魯直亦如所論也自惟潦
倒遲暮五十終不聞道區區持其所有欲以求合於
世且不可得而况世外之人想望而不之見耶不謂
遠在音問推予過當豈非醫門多病息黥補劓恃有
良藥乎未脫罪籍身非我有無緣頂謁山門異日聖
恩許歸田當畢此意也

荅寶月大師三首

近逝中兩奉書必達新歲想法體康勝無緣集會悵
望可量屢要經藏碑本以近日斷作文字不欲作既

遠書丁寧又悟清日夜煎督遂與作得寄去如不嫌
罪廢即請入石碑額見令悟清持書往安州干膝元
發大字不知得否其碑不用花草欄界只鐫書字一
味已有大字額向下小字但直寫文詞更不須寫大
藏經碑一行及撰人寫人姓名即古雅不俗切祝切
祝又有小字行書一本若有工夫更入一小橫石亦佳
黃州無一物可充信建茶一角子勿訝塵浼餘惟萬
萬保練適冗中清師行奉啓草草

又

此間諸事但問清師即詳也清又游禮練事多能可

喜可喜海惠及隆大師各計安勝每念鄉舍神爽飛
去然近來頗常齋居養氣自覺神疑身輕他日天
恩放停幅巾杖屨尚可放浪於岷峨間也知吾兄亦
清健髮不白更請自愛晚歲為道侶也餘附清師口
陳此不觀縷

又

有吳道子絹上畫釋迦佛一軸雖頗損爛然妙迹如
生意欲送院中供養如欲得之請示一書即為作記
并求的便附去可裝在版子上仍作一龕子此畫與
前來菩薩天王無異但人物小而多耳

答趙起晦之四首

性喜寫字而怕作書親知書問動盈篋笥而終歲不
答對之大息而已乃知剖符南徼賢者處之固不擇
遠近劇易矧風土舊諳習而兵興多事適足以發明
利器但恨愚暗何時復得攀接耳

又

南事方興計貴郡亦非靜處長者固自有處之矣聞
廟畧必欲郡縣流服就使必克正是添一熙河屯守
餽餉中原無復寧歲况其不然憂患未易言也復險
難可以濟者其惟邁德寡怨之君子乎

又

示諭處意難不戚戚只是愚人無心肝耳與鹿豕木
石何異所謂道者何曾夢見舊收得蜀人蒲求昇山
水四軸亦近歲名筆其人已亡矣聊致齋閣不罪免
瀆藤既羨風土又少訴訟優游卒歲又復何求某亦
甚樂此安土忘懷如一黃人元不出仕而已

又

久不奉狀懶慢之過遠辱信使慚愧交懷承被命再
任遠徼不足久留賢者然彼人受賜多矣晦之風績
素聞使者交章佇聞進擢以為交遊故人光寵

與蹇序辰四首

欲一奉見豈徒然哉深有所欲陳者而竟不遂可勝
歎耶子由在部下甚幸但去替不遠耳輒有一書及
少信煩從吏甚不當爾恃眷必不深責季常可勸之
一起深欲圖其見坐處也一囑

又

前日已奉書昨日食後垂欲上馬赴約忽見婦眩倒
不知人者久之救療至今雖稍愈尚昏昏也小兒輩
未更事義難捨去遂成失信想仁明必恕其不得已
也然資悅深矣尔煖起居何如間廢之人徑往一見

謂必得之乃爾齟齬人事真不可必也後會何可後
期惟萬萬為國自重

又

江上一別今歲餘矣不謂尚蒙存記手書見及感愧
不可言衝淡薄寒起居佳安甚慰所望承奉使江表
鄉間之末亦切以為寵但罪廢之餘不可復自比數
故舊書詞過重只益惶悚旦夕欲遂一見惟冀頓快
自重

又

不得一見而別私情甚不足人常蔽於安佚而達於

憂患願深照此理况美才令聞豈久棄者耶

荅濠州陳章朝請二首黃州

錢塘一別如夢中事爾後契闊何所不有置之不足
道也獨中間述古捐館有識相弔矧故人僚吏相愛
之深者然終無一字以解左右盖罪廢窮竒動輒累
人故往還杜絕至今思之慙負無量昨遠辱書問便
欲裁謝而春夏以來卧病幾百日今尚苦目病再枉
手教喜知尊體康勝貴眷各佳安罪廢屏居交游皆
斷絕縱復通問不過相勞慙而已孰能如公遠發藥
石以振吾過者哉已往者布出不可復掩矣期於不

復得而已無緣一見臨紙耿耿萬萬以時自重

又

每辱不遺時枉書問感愧深矣比日起居住勝某自
黨逐以來不復作詩與文字所論四望起廢固宿志
所願但多難畏人遂不敢爾其中雖無所云而好事
者巧以醞釀便生出無窮事也切望憐察示諭學琴
是以自娛私亦欲爾但老懶不能復勞心耳有廬山
崔閑者極能此遠來見客且留之時令作一弄也江
南適中辱書此人回欲裁謝適苦寒嗽而此人又吉
去甚急故未果且為道此其子文格甚高議論與世

俗異也可畏劉宗古近過此甚安健絕無遷謫意江
親亦可與言

與徐得之十首

適辱手簡且審起居佳勝知當少留雪堂所需字詩
款曲為之此與國書可便遣也

又

數日相從遽別情悵惘然晚來起居佳勝後會未可
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十一郎昆仲不及再別惟節哀慎重為禱葬期不遠

途中不復滯留凡事稟議大阮為佳仍恐遺失

又

昨日已別情悵惘然辱教喜起居佳勝風雨如此淮
浪如山舟中搖撼不可存濟亦無由上岸但闔戶擁
衾身想來日亦未能行若再訪幸甚

又

逾年相從情均骨肉乍此遠別悵戀可知辱書承起
居佳勝為慰來日離此水甚慳澁不知趁得十五日
止否得之亦宜早發勉此歲月間早遂定居為佳也
餘萬萬自重

又
小兒蒙下問未暇上狀不罪宗人過望皆公之賜也
叨恩叨恩公不能無愧更為多致謝懇也

又

承舟御不遠數百里相從風義之重感慰何極經宿
起居何如郡中雖留數日竟少暇陪接又不得一
館舍遂爾遠別可量悵惘

又

得之晚得予聞之喜慰可知不敢以俗物為賀所用
一枚送上須是學書時矣知似太早計然備仰

間復自見其成立但催迫吾儕日益潦倒爾恐得之
惜別又復前去家中闕人抱孩兒深為不呈呵呵

又

別後所辱手教一一皆領罕遇信便不克裁謝甚愧
負也再到舊遊不見故人深為惘惘然喜又客牢落
得遂歸計也此日已還待下起居住勝會合何時臨
書悵然

又

定省之暇稍葺閑軒筆瓢雖未有以自娛想無所慕
於外也閑中多異人隱屠釣得之不為簪組所廢倘

得見斯人乎僕益衰老強顏少留如傳舍耳因風時
惠問

答程彝仲推官二首

聞別永久多難流落百事廢弛不復通問獨吾兄不
忘疇昔時枉遠書感怍不可言仍審比來起居佳勝
又讀別紙所記山水園亭之勝廢卷閉目如到其間
幸甚幸甚吾兄潛德晚遇當遂光大惟厚自愛慰朋
友之望

又

某與幼累皆安子由頗得書無恙元修去已久矣今

必還家所要亭記豈敢於吾兄有所惜但多難畏人
不復作文字惟時作僧佛語耳千萬體察非推辭也
遠書不欲盡言所示自是一篇高文大似把飯味飪
聊發千里一笑會合無期臨書悽然

答君瑞殿直

春未嘗一日閑欲去奉謁遂成食言愧辱書承
起居佳勝為慰君猷知四月末乃行猶可一見否乍
暄惟萬萬自重

與景倩

昨日辱訪大慰久渴經宿起居佳勝食已本欲奉謁

適陳季常來故且已衆客頗懷公高論可能只今一
訪否禮不當爾意公期我於度外也

與趙仲修二首

瘡病不往見而仁人敦舊屢承車馬感愧不可言兩
涼切惟起居佳勝旦夕當獲面謝

公清貧更煩輟惠羊邊謹已拜賜使我有數日之飽
公亦乃無浹旬蔬食耶一喙

與人二首

兩日瘡痛殊甚不果見辱簡且喜佳勝二詩高感讀

之甚慰幸甚病中裁謝草草

又

兩日瘡痛不出思渴思渴今猶楚痛未已鍾乳九更
求數服吐血者復作也不罪不罪

與孟亨之

今日齋素食麥飴笋脯有餘味意謂不減芻豢念
非吾亨之莫識此味故餉一各并建茗兩片食已可
與道媪對啜也

與何聖可

辱示朱先生所著書詩詞義深矣淺學曾不足以窺

其萬一結髮求道篤老不衰世間有幾人而匏繫於
樊不得一望其履幕慨歎不已久廢筆硯無以報此
嘉貺益增愧赧

與毛維瞻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窓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
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為愧想當一笑也

與劉器之

辱書極論內外丹事劣弟初不及此受賜多矣輒拜
呈方丈銘一首更告與敲琢看唐彦道處亦有一贊
亦為看過因家兄龜年行奉放半醉中書字未

代夫人與福應真大師

久不聞法音馳仰殊深即日遠想起居安穩是德天
遠誦百念灰滅持誦之餘幸無恙何時復見一洗胎
瘴春寒千萬為法自重不宣旌德縣君王氏兒再拜
答開元明座主二首

久別思企不忘辱書具審法履安勝為慰賢上人前
年來此尋往金山多時不得消息不知今安在也石
橋用玉初不滅裂云何一水使爾敗壞無乃亦是不
省窮蹇所累耶何時復相見千萬保愛

又

開元大殿非吾師學行人神響應安能便成可喜可喜此書附聖傳塗中更不封勿訝勿訝

與無釋老師

吾師要寫大字特為飲酒數杯只用尋常小筆作二額八字者可入石六字可上碑兩旁刻年月日及官位姓名字小不稱大伽藍示及大筆皆市人用者不可使也惠及奇菽感服之至

與清隱老師二首

黃長生人來辱書承起居佳勝為慰示及黃君佳篇及山中圖刻欲令有所紀述結緣淨境此宿所願也

但多病久廢筆硯里中故人屢有求詩文者皆未能副其請也千萬勿訝

又

淨因之會茫然如隔生矣名言絕境寤寐不忘何日得脫纓絆一聞笑語思渴思渴

與人

辱書承起居清勝奇墨吾儕共寶併蒙輟惠慚悚之甚敬佩厚意也

與金山佛印禪師離黃州

辱書伏承道體安佳甚慰馳仰見約遊山園所願也

方迨往筠州未即走見還日如約忽忽布謝

與王文甫

數日不審尊候何如前蒙慰量移汝州比欲乞依舊
黃州住細思罪大責輕君恩至尊不可不奔赴數日
念之行計決矣見已射得一冊不出以月下旬起發
沿流入淮沂汴至雍丘陳留間出陸至汝勞費百端
勢不得已本意終老江湖與公扁舟往來而事與心
適何勝慨歎計公聞之亦悽然也甚有事欲面話治
行殊未集冗迫之甚公能三兩日間特一見訪乎至
望元弼藥并書乞便與送達三五日間買得瓷

莫道差人得否

東坡續集卷第五

東坡續集卷第六

書簡

與楊元素二首

陳主簿人還領手教伏承比日台候萬福深慰馳仰
人物豐盛池館清麗足供嘯詠之樂數日來人皆云
公移徐州雖未是實語然理當如此惟汲汲行復遷
擢矣某本欲秋間往見而汝州之行度不可免見治
裝舟行自洛陽出陸百八十里至汝雖縈繞遭因然
又困費用殆盡決不能陸行耳無緣詣別惟望順時
為國自重

又

城南有亞父塚然非也塚在居巢城北有劉子政墓昔欲為起一詞堂以水大不果公若有餘力為成之亦往城西有楚元王墓曾出獵至其下石佛山亦佳觀

與胡道士

昨日起離中途逆風吹往北岸幾奔魚腹知之二詩錄寄到後幸一兩字附遞至他州貴知達玉芝善字護無為有力者所取餘惟保愛

與人

又不奉書疊承枉教字慰感良深比日起居住勝新務簡儒師清閑於此相從豈非甚幸區區非面莫究今兄不取別狀乞道懇

與佛印禪師三首

專人來辱書累幅勞問備至感作不已臘雪應時山中苦寒法體清康一水之隔無緣躬詣道場少聞聲欵但深馳仰

又

夢想高風忽復披奉欣慰可知但累日煩擾為愧耳垂承人船相送益用感作別來法體何如後會不遠

萬萬保練

又

專人來復書教并偈捧讀慰喜且審比日法體安穩
幸甚幸甚今聞秀老赴召為衆望公來長蘆如何如
何其方議買劉氏田成否未可知須臾留數日其家
入山決矣殤子之戚亦不復經營准感覺老憂愛之
深也大虛已去知之

答賈耘老四首

又不奉書尚蒙記錄遠枉手教且審比日動止佳勝
感慰兼集寄示石刻足見故人
氣之深且幽

趣也新詩不蒙錄示數篇何也貧固詩人之常處
目昏當是為難荷葉所困未可專咎詩也某髮少加
白耳餘如故未緣往見萬萬自愛

又

僕已買田陽羨當告聖主哀憐餘生許於此安置幸
而許者遂築室於荆溪之上而老矣僕當閉戶不出
公當扁舟過我也醉甚不成字不罪見滕公且告為
卑末送相子來揚州

又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滕元發以扁舟破巨

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箇沒興底張鎬相
公見時且為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老杜云張公
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
云用之則為帝玉師不用則窮谷一病叟耳

又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
飲一盃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為
作牒石古朱一紙每遇飢時輒以開看還能飽人否
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為君月致米二石酒三斗終君
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湏添可

長以付之也

與千之姪

必強姪近在泗州得書喜知安樂房眷子孫各無恙
秋賦又不利老叔甚失望然慎勿動心益務積學而
已人苟知道無適而不可初不計得失也聞姪欲暫
還鄉信否叔舟行幾年近於陽羨買得少田意欲
老焉尋奏乞若常見却報已許文字必在南都此行
畧到彼葬却老姊二姨姪也乾住二十來日却來舟
還陽羨姪能來南都一相見否叔甚欲一往見傳正
自惟累廢之餘動輒累人故不果爾甚有欲與姪言

祝

又

文復一見甚以為慰訖雨遠煩旣錫不克款語但有
感愧乍遠千萬保愛

又

近過南都見致政太保張公公以所藏禪月羅漢十
六軸見授云衰老無復玩好而私家畜畫像乏香燈
供養可擇名藍高僧施之今吾師遠來相別豈此羅
漢契緣在彼乎敬以奉贈亦太保公之本意也

吞王定國三首

屏惠音并新詩妙曲大慰所懷河凍膠舟咫尺千里
意思牢落可知得此佳作終日喜快滯悶冰釋幸甚
近在日常置一小莊子歲可得百石以可足食非不知
揚州之美窮猿投林不暇擇木也承欲一相見固鄙
懷至願但不如彼此省事之為愈也

又

禦瘴之術惟絕慾練氣一事本自衰晚當然初不為
瘴而作也其餘坦然無疑雞豬魚蒜遇著便喫生老
病死符到奉行以法差似簡徑也君實嘗云定國瘴
煙窟裏五年面如紅玉不知道能如此否老人知道

不知尔頑愚即過之先帝并遐天下所共哀慕而
不肯與公蒙恩尤深固宜作挽詞少陳萬一然有所
不敢者耳必深察此意無狀罪廢眾欲置之死而先
帝獨哀之而今而後誰復出我於溝壑者歸耕沒齒
而已矣

又

近絕少過臨賓客知其衰懶不能與人為輕重見顧
者漸少殊覺自幸昨日偶見子華嗟嘆老弟之遠外
蒙囑聞過必相告吾第大節過人而小事亦不經意
正如徐詩高處可以追配古人而失處亦受強於拙

言薄俗正好點檢人小疵不可不留意也

答靈鷲遵老二首

前日壁間一見新偈便向泥土上識君今日復蒙吉
藤竒句益知前言之不妄也然既傳之諸祖何不自
家留使既已倒持輒當逆化呵呵

又

疊辱手教且審法體佳勝扇子妙句開發良多本欲
攀和恐久立大眾呵呵

答楊元素赴登州

專人至辱長牋為貺禮意兩過契故不淺乃尔見疎

悚息悚息比日起居何如登州謝章未上不敢致啓
事近所傳蓋非實也未由合并千萬頓時保愛人還
適在瓜洲道中裁謝不如禮

與楊康功

兩日大風孤舟掀舞雪浪中但闔戶擁衾瞑目塊坐
耳揚次公惠法醞一器小酌徑醉醉中與公作得醉
道士石詩托楚守寄去一笑某有三兒其次者十六
歲矣頗知作詩今日忽吟淮口遇風一篇粗有可觀
戲為和之并以奉呈子由過彼可出示之令一笑也

答姚秀才三首

過蘇門答臘出訪到官又枉教字皆未克陳謝又煩
使德能勤學如此可量感愧比日起居何如寄示詩
編石刻良為玩以見好事之深篤也溽暑未解萬
萬以時保練

又

近專人還奉書必達入秋差涼體中佳否咫尺披奉
無由尚冀保練慰此想念

又

亦惠及千字荷雅意之厚法書固人所共好而某方
欲省緣除長物舊有著猶欲去之又况復收耶謹附

封納不訝

答王慶源二首登州還朝

近辱書并寄新詩伏讀感慰不已屬多事未及繼和
不審比來尊體何如貴眷各均安某凡百如昨夢想
歸路如痿人之不忘起也溽暑向隆萬乞以時保重

又

冷子兩先輩必大富學術非久騰蹕矣五五哥五七
哥及十六即臨行允泊不果拜書因見道意登州下
臨張海枕筆之下天水相連蓬萊三山彷彿可見春
夏間常見海柿狀如烟雲為樓觀人物之象數日前

偶見之有一詩錄呈為笑也史三儒長老近蒙書
中未及答因見乞道區區海市詩可轉呈也京師有
幹乞示下

答潘彥明二首

行役無定久不奉書至登州領所惠書承起居佳勝
甚慰思企到郡席不暖復蒙詔追勉強奔走愧歎不
已緬懷舊遊殆不勝情承太夫人尊候如昨昌言令
兄亦蒙惠書冗甚未及答且伸意毅甫興宗公願各
為致區區餘惟萬萬自重

又

少事奉聞吳待制謫居於彼想不免牢落望諸君一
往見之諸事與照管某向者流落非諸君相伴何以
度日雪堂如要偃息且與打探相條使忘遷謫之意
亦諸君風義也不罪不罪

與子安兄二首

拜違十八年終未有省待之期歲行盡但有懷仰即
日履茲寒疑尊體康勝姪男女各長成東望每煩照
管感涕不可言某到不旬日又有起居舍人之命方
力辭免年歲間當請一鄉郡歸去漸謀退省耳未即
瞻奉萬乞以時自重

又

予由亦有司諫之命想不交到京東望甚煩照
管如更合受間告兄與楊五哥略往觀當分明點數
根送交付佃戶免致輒便偷斫也不然與出榜立賞
名人告偷斫者一佳一切告留意相度阿膠半斤
并欲青州貢棗五斤充信而已京師有幹乞示及

與潘彥明四首

辱書喜承起居佳勝眷聚各佳某老病還朝不為文
計已乞郡矣何時扁舟還鄉一過舊樓溷亂故人旬
日而去言之悵然大熱千萬保愛

父不聞問方增渴仰忽領手字方知丈丈傾逝聞之
悲怛不可言比日追慕之餘孝履且支持否其衰病
懷歸夢想江上又聞耆舊凋喪可勝悽惋未由徃慰
惟冀節來自重以畢後事

又

東坡甚煩葺治乳媪墳亦蒙留意感戴不可言令子
各計安寶兒想見頽然矣郭興宗舊疾必全平愈酒
坊果如意否韓氏園亭曾與葺乎若果有亭榭佳者
可以小圖示及當為作名寫牌然非華事者則不足

也張醫博計安勝一場災患且喜無事風顛不
減否何親必安竹園復增葺否以上諸人各為再三
申意僕暫出苟祿耳終不久客塵間東坡不可令荒
蕪終當作主與諸君遊如昔日也願徧致此意

又

近附黃兵書必達比日孝履何如劉全父來頗聞動
止殊慰想念京塵杳杳無佳思緬懷昔遊悵惘而已
昌言及諸故人皆未及書必察其少暇伸意伸意不
暇千萬節來自重

與王慶源二首

又不奉狀愧仰增積即日遠想起居住勝叔丈脫屣
縉紳放懷田里絕人遠矣某罪廢流落今復強顏周
行有愧而已若聖恩憐其老鈍年歲間乞與一鄉郡
歸陪杖屨復講昔日江上攜壺藉草之樂只是不得
挽脚相送先發遣酒壺歸瑞草橋於義儉矣記得否
呵呵何幸如之未間惟望厚自頤養以享無疆之壽

又

遠沐寄示老手高風詠歎不已甚欲和謝公私紛紛
少暇竟未果悚悚七八兩秀才各計安為學想日益
多奮揚屋慰親意也知宅醞甚竒日與蔡子華揚君
素聚會每念吳即致仕之興愈濃也示諭要畫酒後
信手豈能復佳寄一扇一小軸去作笑耳

答佛印禪師

經年不聞法音徑術荒蕪無與鋤治忽領手教累幅
稍覺洒然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行役二年水陸萬里
近方弛檐老病不復徃日而都下人事十倍於外吁
可畏也復欲如去年相對溪上聞八萬四千偈豈可
得哉南望山門臨書悽斷苦寒為衆自重

與王文甫

多時不奉書思仰不去心比日履茲酷暑體中佳勝

數日以伏暑下府初安乏力而潘二丈速行略奉此
數字殊不盡意西山詩一冊當今能文之士多在其
間并拙詩親駕與鄧聖求詩同納上或能為入石安
溪亦佳不然寫故壁中可也

與運判應之

多日不接奉渴仰殊深大熱伏想起居佳勝承旦夕
啓行無緣往別鄉里何幸被蒙豈弟之政但賢者遠
去有識所歎也衝犯酷暑千萬自愛

與范子功二首

區開歲久書問不繼自咎之深殆無所容伏惟盛德

雅度有以容之比日竊計鎮撫之暇台候萬福某家
庭粗遣驟遞過分備負無補惟雅者有以教督之乃
幸毒熱伏冀順時為國自重

又

久跡上問愧仰增劇承軒旆將至起居佳勝欣慰不
已暫還舊席即膺柄用輿議所屬小子得少託餘庇
尤為厚幸區區即遂面究

與知縣十首

紛冗久跡上問辱書感愧比日履茲春溫起居何如
未由展奉徒深渴仰尚冀保練以慰區區

又
近屢辱書教裁謝但芳冗中不盡意耳比日起居何
如惠筆已拜賜新奇之味遠能分惠感愧無已

又

頓示誨感服勤眷乍暄伏計尊體佳勝前去當入府
果尔否

又

近者疊辱臨訪紛冗中不盡所懷枉手教具審起居
佳勝感慰兼集何日復入城得少款聚未間萬萬自重

又

近辱回教感慰深矣比日履茲伏暑起居清勝咫尺
莫由會遇引領米塵庶幾少盡區區未聞萬萬自重

又

人來辱手教承比日起居佳勝思企高義未緣款奉
臨思悵惘示諭書辭公石固佳但目昏罷倦每書過
百十字輒意闌恐旦夕門暇耳毒熱萬萬以時自重

又

近日雖獲一再見終不盡區區辱書告別又不即裁
答何量愧悚猶昔稍涼起居勝常景物漸嘉邑事多
暇想有以為樂以外萬萬自重

又
疊辱手教感慰無集邑事清簡起居勝常小兒象不
卸外荷德殊深矣未由接奉千萬以時自重

又

兒子遂獲託庇知幸魯鈍多不及事惟痛與督勵也
切祝切祝晉卿相見殿門外惘然如夢中人也人世
何者非夢耶亦不足多談但喜其容貌蔚然如故非
有過人能如是耶

又

昨日辱示佳篇詞韻高絕非頭句無以發揚醉公區

雨冷起君佳否二碑納上

與人二首

辱教伏承尊體康勝某以拘文不克造請初不知微
恙今聞已安愈甚慰馳仰然猶加保愛也

又

遠聞忽復周歲思仰日深衝涉薄冷起居清勝即獲
瞻奉下情欣躍區區併遂面盡

與張正己

特承訪別愧企良深晴寒起居佳勝寶月書信并念
一姪一書煩從者附行不訝不訝正寒衝冒千萬加

愛

荅李方叔翰林

承示新文如子駿行狀半容雋狀甚可貴也有文如此何憂不達相知之久當與朋友共之至於富貴則有命矣非綿力所能必致姑務安貧守道使志業益充自當有獲鄙言拙直久乃信尔照察幸甚

荅毛滂

再辱示手教伏審酷熱起居清勝見論某何敢當徐思之當不尔非足下相期之遠某安得聞此言感愧深矣體中微不佳奉荅草草

與王慶源三首

及不上狀愧仰增積即日退居多暇尊體勝常某進職地瘠皆出獎庇自頃流落江湖日欲還鄉追陪杖屨為江路藉草之遊夢想見之今日國恩深重憂責殊大報塞愈難退居何日西望悵悵殆不勝懷想叔矣與丈人及諸姪歲時相遇樂不可名雖清貧難堪然熬波之餘必及嗚原應不甚寂寞也歲晚苦寒伏乞保重

又

近奉慰疏必達比日尊體何如某與幼弱凡百粗遣

人生悲樂過眼如夢幻不足追惟以時自娛為上策也某名位過分日負憂責惟得幅巾還鄉平生之願足矣幸公千萬保愛得為江邊携壺藉草之遊樂如之何

又

何要紅帶今寄一條去却是小兒子輩聞翁要此願盡功句當釘造不知稱尊意否拙詩一首并黃秦二君皆當今以詩文名世者各賦一首寫作黃素經一卷並託孫子發宣德寄上京師有所須但請示及

答劉貢父

素江湖之人久留輦下如在樊籠豈復佳思也人情責重百端而衰病不能應副動是罪矣故人知我想復見憐耶後會未可期臨書悵惘禪理氣術比來如進否世間閑身事特有此耳願更着鞭區區之禱也

與范蜀公六首

日望旌旆之至不敢復上問不謂高懷超然不屑世故堅卧莫致有識悵惘然孤風凜然足以下激頽靡雖非赫赫可指之功其於二聖忠厚之治所補多矣比日履茲寒凝台候何如未由瞻奉伏冀萬萬為國自重

東坡集卷之六
某碌碌無補久竊非據又舍弟繼進皆以疎愚處必
爭之地公議未厭豈可久安非遠當乞一郡以自效
或得過謁少聞誨語大幸也始者竊意丈丈絕意軒
冕然猶當強到闕一見嗣聖今乃確然如此殊乖素
望然士大夫甚高此舉也冗中不盡區區

又

伏承歸政得請恩禮優異伏惟慶慰公孤風亮節久
信天下而有識今日尤復歸心勉強暫起以慰二聖
之望惓然復退以安無窮之福出處之間雍容自得

真可為後世法矣官守所縻不獲躬詣謹奉手啟區
區萬一

今晚忽得報承子豐承事遽至大故聞之悲痛殆不
可言美才懿行期之遠到今乃止此士友所共痛惜
而况姻戚之厚悲惋可量丈丈高年罹此苦毒有識
憂懸伏惟高明痛以理遣割難忍之愛上為朝廷下
為子孫親友自重不勝悽悽

又

近者子豐携長子承務見過見其風骨秀整聞何下

二子甚奇死生壽夭皆常事惟有後可以少慰丈丈
意幸以此自遣

又

子功淳父皆欲謁告省覲某恨不同往曉解左右臨
書悽愴

與揚元素二首

向馳賀緘及因李教授行附問各已達否比日履茲
微涼台候何似某蒙庇粗遣如聞公欲一謁元老果
否不若遂遊廬阜况職當按行他日世事一復奉諉
爲此行豈可得哉餘唯萬萬為人自重

又

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於必待耳
公必聞其畧蓋為臺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楚
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為隨一也老弟
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
始於此然進退得喪齊之矣皆不足道老兄相知
之深恐願聞之不須為人言也令子必得信計安

與張大保安道

某以不善俯仰屢致紛紛想已聞其詳近者凡四請
郡杜門待命幾二十日文母英聖深照情偽德音琅

然中外聳服幾至有所行遣而諸公變和之數日有
旨與言者數君皆促供職明日皆當見蓋不敢兼卧
嫌若復伸前請尔蒙知愛之深不敢不盡幸為察之
褊淺多忤有愧教誨之素臨書悒悒

與李端伯寶文三首

自附塔河朔爾後紛紛不獲繼問左右比日伏甯鎮
撫之暇台候萬福蜀中本易治而或者擾之公既深
得民情而民亦素服公政切想下車以來笑談無事
行春之樂無由託後乘陪賓客之末但深想望舍弟
鎖宿殿廡未及奉狀

又

張君房助教陵奉人本治儒術已而為醫有過人者
識病通變而性極尊恐欲知之某寵祿過分碌碌無
補又以為愧近屢請郡未獲若得歸掃墳墓遂得望
見豈勝厚幸但恐政成促召在旦暮尔冗中不盡區
區

又

邑于每來稔聞豈弟之政內南泰然不肖與受賜多
矣幸甚幸甚小姪千之初官得在麾下想蒙教誨成
就也曾拜聞眉士程遵誨者文詞氣節皆有可取不

知會請見否

答呂元鈞三首

適辱教值局中不即荅悚息悚息熱甚尊體佳安隆
暑衝冒何不少待秋涼必亮此意非而莫盡香不欲
附去恐損其人之高節紛紛之說未聞其詳可否示
諭餘俟朝中可既

又

中間承進職雖少慰人望然公當在廟堂此豈足賀
也此間語言紛紛比來尤甚士大夫相顧避罪而已
何暇及中外利害大計乎示諭但閔然而已非久季

常人行當盡區區

又

屢與令子語欽愛才美但尚屈太官未厭公論身季
常近得書亦見黃州人言體氣頗安壯但口眼微動
耳來求藥物已寄去餘具令子口白

荅史彥明主簿二首

別後冗懶相因不果上問愧企增劇速辱書教感服
深矣比日起若何如衰病懷歸請郡不獲何時展奉
少道苑結歲晚辱愛少慰區區

又

新寧想未赴上前所欲發書至時可示諭也程懿叔
去後殊思牢落聞已到郡矣寄惠秋石極感留意新
春龍鶴菜羹有味舉箸想復見憶耶

與千之姪

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叔兄弟耳萬事委命直
道而行縱以此竄逐所獲多矣因風寄書此外勤學
自愛近來史學凋廢去歲作試官問史傳中事無一
兩人詳者可讀史書為益不少也

與楊君素二首

奉別忽二十年思仰日深書問不繼每日以為愧也

日動止何似子姪十九兄弟遠來得聞尊體康健
常不勝慶慰知騎驢出入步履如飛能登木自採
食此希世奇事也雖壽考自天亦是身心空閑自然
得道也某衰倦早白日夜懷歸會見之期想亦不遠
更望順時自重少慰區區因孫宣德婦附手啓上問

又

某去鄉二十一年里中尊宿零落殆盡惟公龜鶴不
老松栢益茂此大慶也無以表意輒送暖脚銅缶一
枚每夜熱湯注滿密塞其口仍以布單裹之可以達
旦不冷也道氣想不假以聊致區區之意而已令子

三七秀才及外甥十一郎各計安

與黃州故人

某寵祿過分憂責自重顏衰髮禿不復江上形容也
屢乞郡未得但懷想曩游發於夢想也洗眼揩牙藥
得之幸甚切望掛意覆盆子必已採得望多寄也都
下有幹亦及十二三兩先輩各致區區忙甚未及
書艾清臣亦然京師冗迫殊不欵曲也

答龐安常二首

久不為問思企日深過辱存記遠枉書教具聞起居
獲勝慰慰兼集惠亦傷矣論真得古聖賢救人之意

豈獨為傳世不朽之資蓋已義貫幽明矣謹當為
題首一篇寄去方苦多事故未能便付去人然亦不
及作也老倦甚矣秋初決當求去未如何日會見臨
書惘惘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人生浮脆何者為可恃如君能著書傳後有無念此
便當為作數百字仍欲送杭州開板也知之

答程懿叔

人來辱書喜知起居佳勝春愛各萬福郡政清暇稍
有樂事度以無心強梗自服甚善甚善所望於吾家

也某凡百如昨但碎累各病醫人不離門勞費百端
日有外補之興行先尚未到亦不聞遠近之耗未緣
奮日合新春保練別膺殊渥

荅李方叔三首

墨守手教愧荷不已雪寒起君佳勝示諭固識孝心
深至然某從來不獨不作不書銘誌但緣子孫欲追
述祖考而作者皆未嘗措手也近日與溫公作行狀
書墓誌者獨以公嘗為先妣墓銘不可不報耳其他
決不為所辭者眾矣不可獨應命想必獲乘左右然
公庶其無他意意盡於此矣悚息悚息

又

承遂舉三十喪哀勞極矣此古人事復見於君恨不
能兼助耳不易不易阡表與墓誌異名而同實固難
如教不罪不罪某莫歸困甚來人又立行不復觀續

又

某以虛名過實士大夫不察責望逾涯朽鈍不能副
其求復致紛紛欲自致省靜寡過之地以餞餘年不
知果得以頭否故人見愛以得不應更虛華粉飾以
重其不幸承示諭但有愧汗耳

與王定國

東坡集卷之六
二十四
數日卧病在告不審起居佳否知今日會兩塔清虛
陰森正好劇飲坐無狂客冰玉相對得無少澹香扶
病暫起見與子由簡大罵書尺往還正是擾人可惜
之物公乃以此為喜怒乎仙人王遠云得此書當復
劇口大罵之固應尔然而不可以徒罵也知公澹甚
往發一笑張卜七必在坐幸仰意

與李端叔

辱書并示伯時所畫地截其本無以學安能知其所
得於古者為誰何但知其為軼妙而造神能於道乎
之外探顧陸古意耳公與伯時想皆期我於度教之

表故特相示耶有近評吳畫有十字輒封呈并畫納
上

與李伯時

辱手示及惠新醞感愧殊深即日起居佳勝洗玉池
銘更寫得小字一本比之大字者稍精請用陳伯脩
之說更刻於石柱上為佳人還奉謝

與范純父

三辱示諭鄙意不移公休之餽人子之心也不肖之
辭夙昔之分也某已領其意而辭其物物有齊量意
豈有窮哉昔人已聘還圭璋庶幾此義

與辯才禪師三首

久不奉書愧仰增深比日切惟法履佳休某忝冒過
分碌碌無補日望東南一郡庶幾臨老復聞法音尚
冀以時為衆自愛

又

某尚與兒子竺僧名迨於觀音前剃落惟寄緇褐去
歲明堂恩已奏授承務郎謹與買得度牒一道以贖
此子今附趙君賣納取老師意剃度一人仍告於觀
音前畧祝願過悚息悚息

又

善本少微願湏至仰煩切料慈照必不見罪甚與舍
弟某捨絹一疋匹奉為先君霸州文安縣主簿累贈
中大夫先妣武昌郡太君程氏造地藏菩薩一尊
座及侍者二人菩薩身之大小如中形人所費盡以
此絹而已若錢少即省鏤刻之工可也乞為指揮選
匠便造造成示及專求便船迎取欲京師寺中供奉
也煩勞神用媿悚不已

與浴室用公

去鄉久不復相聞知得來示及退翁書乃審公正信
法子而吾先友史彥輔十三丈之甥也又承寄示正

信得頌塔銘感歎不可言比日法體勝常知長講起
信自講入禪把纜放船甚善甚善輒題數句塔銘後
以補闕逸未即相見千萬為法自重大雪後手凍不
復成字

與張元明二首

數日起居住否有一詮祕大師者與之久故患痢後
腸滑甚困欲煩一往視療之可否在興國寺戒壇院
此一高行僧也便同作福田呵呵

又

數日起居住勝適在院中得王郎簡帖如此今封呈

與管輅性一往他必不敢荷留且請周念副此久友
愛急難之心切望切望

與家復禮

前日專訪別悵戀不已陰寒起居住否送行詩別寫
得一本都勝前日書者復納去遠道萬萬自重

答劉元忠三首杭州

專人辱書承昆仲遠寄詩文讀之喜慰殆不可言喜
諫議公之有子也比日雪寒起居住否詩文皆大佳
然法曹君所製尤佳也為之不已何所不至輒出一
詩為謝取笑取笑未由披奉千萬節哀自重

又
聞愛弟傾逝手足之痛如何可言奈何奈何盛德之
後何乃止此壽夭默定非追悼所及千萬寬中自愛
而已無由面慰臨紙哽塞

又

先公傳久欲作以官事衮衮未暇成當即寄去也所
要白雲居士字不知足下自謂耶抑為他人求也既
不識其人不欲便寫若乃是自謂則未願足下為此
名號也必亮此言黃素却寫一絕句納去不訝

荅王慶源

久不奉書愧仰無極冷姪元直遠訪有出教字感
之極未易盡陳比日履茲春和尊體何如某為郡粗
遣衰病懷歸日欲致仕既忝侍從理難驟去須自藩
鎮乞小郡自小郡乞宮觀然後可得也自數年日夜
營此近已乞越雖未可知而經營不已會當得之致
仕有期則拜見不遠矣惟望倍加保畜庶歸鄉日猶
能陪侍杖履上下山谷間也楮冠玳簪聊表遠意玳
簪已七八十年物閱數名公矣幸服用之

與引伴高麗練承議三首

辱回教感服不已數日極寒徒御良苦切惟起居佳

勝早潮不知應否想不出今晚必渡引望飢渴專人
候問

又

來日若晚渡酒五行已夜矣本州舊例雖夜已深人
使猶秉燭復謁當夜下書請次日大排不知如何又
二十日正是國忌若待二十一日大排又過三日勅
限不知可打散不坐否乞一一示諭得以預備矣

又

中使已到三十里若高麗使只今來辭酒罷却可迎
中使老業未盡有此蒼忙望公慈造一言得只今上

馬為幸

與潘彥明二首

又不奉書切惟起居佳勝老拙凡百如舊出守舊况
頗得湖山之樂但歲災傷拯救勞弊無復齊安於情
自得之娛也彥明與故人諸翁頗見念否何時會合
臨紙惘惘新春萬萬自重

又

兩兒子新婦各為老乳母任氏柝燒化衣服幾件敢
煩長者丁囑一幹人令剩買紙錢數束仍厚鋪新塲
於墳前一酌而燒之勿觸動為佳侍眷念之深必不

罪于免悚息悚息

與陳懿叔二首

稍不聞問思企增劇此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勝廣
東近亦得書甚安子由使虜亦還矣某近忽苦腰痛
在假數日今雖強出視事尚未全健已乞宣城或宮
觀去此雖暫病亦欲漸為退休之計耳吾弟治績遠
聞當即召用少慰公議

又

承拜命移漕巴峽薄慰眾望方欲奉書使至辱教字
且審起居清勝懿叔才地治狀當召還清近此何足

道得二省墳墓仍見親知為可賀耳衰病疲廢何時
此趨歸路仰羨而已知在江上咫尺莫緣一見臨紙

惘惘

答聞復上人

辱書并詩誦味不釋手感慰之極比日起居何如示
論欲以高文發明儒釋固所望於左右也某數日病
在告今日頗快來且欲出視事然尚少力粗和得承
詩未能盡意花瓷不難得但去人已負重後信當致
也詩中似欲之故及未相見間萬萬自愛

與趙得麟二首

候吏來特承書教禮意兼重感怍不已比日起居何
如養病便郡得親宗彥幸甚行役迫遽裁謝草畧想
蒙恕察

又

明守一書託為致之育王大覺禪師仁廟舊所禮遇
嘗見御筆賜偈頌其畧云伏覩大覺禪師其敬之如
此今聞其困於小人之言幾不安其居可歎可歎太
守聰明老成必能安全之願公因語款曲一言正使
凡僧猶當以仁廟之故加禮而况其人道德文采雅
重一時乎此老今年八十二若不安全當使何往恐

朝廷聞之亦未必喜也某方與撰宸奎閣記旦夕附
去公若見此老且為致意

與大覺禪師璉公二首

奉別二十五年幾一世笑會見無時此懷可知到此
日欲奉書因循至今辱書具審起居安穩南方耆舊
彫落惟明有老師抗有辯才道俗所共依仰蓋一時
盛事此來時得從辯才游老病昏塞頗有所警發恨
不得一見老師更與鑽磨也歲暮山中寒苦千萬為
衆自重

又

要作宸奎閣碑謹以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
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畧云任性
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
一節切望于細錄到即便添入仍大字寫一本付侍
者賫歸上石也惟速為妙碑上別作一碑首如唐以
前制度刻字額十五字仍刻二龍夾之碑身上更不
寫題自古制如此最後方寫年月撰人銜位姓名更
不用著立石人及在任人名銜此乃近世俗氣極不
與也下為龜趺承之請令知事僧依此

與大別才老三首

夢人來辱書伏承法體清勝甚慰想望山門虛寂
夏安隱燕坐湛然得無所得無緣面話惟萬萬自當

又

昨日辱訪允迫未遑詣謝領手教且審法履勝常為
慰語錄蒙借開發蒙鄙為惠甚厚

又

衰疾無狀衆所鄙遠禪師超然絕俗乃肯惠顧此意
之厚如何可忘還山以來道體何如相見杳未有期
日深馳仰寒凝為衆自重

與承天明老五首

近辱臨訪紛冗不遂款接愧企無量比日道體何如
法涌赴闕道俗一意皆欲嗣此道場緣契已定想便
屈臨副此誠仰餘非面莫究

又

人還辱書蒙峻拒不識道眼有何採擇深所未喻也
衆意堅甚計雖百却不已幸早戒途比日起居何如
即見不復覩縷

又

衆請漕臺敦請已許為行下相次新太守過此當力
求之想亦必勸行吾師豈能盡違之耶至時不免來

此不如今日赴衰病之請却非世情也

又

法涌始者甚不欲赴法雲而張都尉之請既堅遂不
能違亦云契緣在彼非力辭可免法涌既不得免則
吾師今者亦必無緣辭避幸便副衆心毋煩再三也
欽企欽企

又

適辱書知不遠衆願即當西渡喜慰之至比日法履
康勝亦雖被旨去郡猶能少留及見天堂聞第一義
也

與佛印禪師三首

治行草草不復上問忽奉手筆曠若絮家且審比日
我體輕安又承退席雲卧尤仰高風也未緣展晤拜
跋尤別

又

久不奉書忽辱惠教且審徂暑戒體輕安承有金山
之召應使領徒東來叢林法席得公臨之與長蘆對
峙名壓淮右豈不盛哉渴聞至論當復咨叩唯早趣
裝途中善愛

又

塵勞袞袞忽得來書讀之如蓬蒿藜藿之逕而聞磬
歎之音可勝慰悅且審即日法履輕安又重以慰也
某蒙恩擢賓詞林進陪經幄是為儒者之極榮實出
禪師之善禱也餘熱千萬自重

與孫正孺二首

數日前因來人奉書必達比日伏想履茲餘熱起居
佳勝某已八上章乞郡旦夕必有指麾且輟忙為公
作得送行詩跋尾以先祖諱故不欲作冠篇也未由
會合千萬保愛

又

東坡集卷之六
三十四
某頑健稍勝昔日老兄眠食不衰否闊遠無他囑惟
倍萬保嗇而已勿將作汎汎常語過耳也千萬千萬
入石時莫用邊花欄界之類古碑惟石上有書字耳
少着花草欄界便俗狀也不罪不罪偶與子由飲半
盞酒便大醉不成字

與王元直

別久思詠春深不審起居佳否眷愛各康勝其與二
斗七娘甚安小添寄叔並無恙新珠必甚長成諸親
各安旅宦寡悵思歸未由豈勝恨恨某為權倖所疾
久矣然捃撫無獲徒勞掀攪取笑四方耳不煩遠憂
未緣會聚惟冀以時珎衛

荅王聖美

昨日庭中望見喜慰又渴辱教伏承尊體佳勝無緣造
門尚冀邂逅復少湏臾人還布謝草草

荅青州張秘校

承携芳長牋下訪不克迎奉為愧經宿伏惟尊履佳勝
亦論乃宰物者之事非不肖所能致也幸賜深亮

與王慶源之子

某自去歲聞宣義叔丈傾逝尋適中奉慰疏必已聞
達亦後紛冗少暇繼以行役不定久闕書問愧悚不

已叔丈平昔以文行著稱里閭於場屋晚乃少遂終
不振顯惟望昆仲力學砥礪以顯揚不墜為心乃未
戚區區之望也因信惠一二字

與王正夫朝奉三首

適中辱書人至復極手示併增感慰即日起居如宜
襄事薄遽哀苦至矣無由助執紼臨紙惋歎尚冀寬
中毋毀以就遠業

又

夫年哀詞恨拙訥不盡盛德聊塞孝心萬一何日西
行傾想之極曹子方因會致區區

又

惠示誌文伏讀感歎拙詞何足刻石媿媿子方見過
聞動止為慰餘非面首

答楊禮先三首

新歲日欲往見紛紛未由辱簡承尊體已安復感慰
兼集厚貺我皮石硯蠟燭物意兩重不敢違命但有
愧灼

又

話別草草惘然不已信宿起居佳勝明日果成行否
拙詩聊發一笑

又聞暫聚喜慰不可言但苦都下紛紛不盡款意別
來思仰增劇亟辱手教承已到郡起居康福眷愛各
無恙寄示石刻暴揚鄙拙極為悚怍衰病懷歸之後
歲暮牢落可知切想坐頽之餘日與知舊往還此樂
可羨也

與潮守王朝請滌二首

承寄示士民所投牒及韓公廟圖此古之賢守留意
於教化者所為非漢書俗吏之所及也願不肖何足
以記此公意既爾衆復過聽亦不敢固辭但迫行完

甚未暇成之願稍寬假適中附往也子野誠有過人
公能禮之甚善向蒙寵惠高文欽味不已但老懶廢
學無以塞盛意悚怍不已

又

承諭欲撰韓公廟碑萬里遠意不敢復以淺陋為詞
謹已撰成付來价其一已先適矣卷中者乃某手書
碑樣止令書史錄去請依碑樣止模刻手書碑有既
有大書十字碑中不用再寫題目及碑中既有太守
姓名碑後更不用寫諸官銜位此古碑制度不須徇
流俗之意也但一切依此樣仍不用周回及碑首花

草欄界之類只於淨石上模字不着一物為佳也若
公已替即告封此簡與吳道人勾當也

與吳子野

文公廟碑近已寄去潮州自文公未到則已有文行
之士如趙德者蓋風俗之美久矣先伯父與陳文惠
公相知公在政府未嘗一日忘潮也云潮人雖小民
亦知禮義信如子野言也碑中已具論矣然謂瓦屋
始於文公者則恐不然嘗見文惠公與伯父書云嶺
外瓦屋始於宋廣平自爾延及支郡而潮尤盛魚鱗
為翼信如張燕公之言也以文惠書考之則文公豈則

已存瓦屋矣傳莫若實故碑中不欲書此也察之

答龜山長老四首

忽辱書感慰無量比日法履佳否名為實賓學者
之意師何用此重煩示諭過當未緣展晤千萬為眾
自重

又

張君子都尉聞是舊檀越為奏海照之號今託林承
議附納勅牒請作一書致君子貴知到也本欲為書
海照堂大字作牌納去屢寫皆不佳不可用待非久
告文安國為作篆字也

奉別忽半年思仰無窮比日履茲餘寒法體何如側
聞居山漸久道俗嚮服新命既下想慰衆意未瞻奉
問千萬以時自重

又

前者過謁雖不款留然開慰已多矣辱書審聞別後
法履清勝山門久隳經始為勞然龍象所在淮山已
自改觀矣未期會集幸為衆自愛

與佛印禪師二首

祖闕忽復歲暮忽枉教翰具審法履佳勝久不至京

良衰疾倦於游從無有會晤之日惟冀良食自愛
置白掛甚愧厚意賜茶五角聊以將意餘冀倍萬保

練

又

人至承誨示知儆裝取道會見不遠豈勝欣慰向令
跋涉自愛

答王定國二首 穎州

辱書感慰謗斂已熄端居委命甚善然所云百念灰
滅萬事懶作則亦過矣丈夫功名在晚節者甚多
定國豈愧古人哉某未嘗求事但事來即不以大小

為之在杭所施亦何足道但無愧怍而已過蒙示諭
慙汗若使定國居此所為當更驚人亦豈特止此而
已本州職官董華密人能具道政事歎服不已但恨
公命未通爾諍以待之勿令中塗齟齬自然獲濟如
國手棊不須大段用意終局便須羸也

又

張公卧病不勝憂懸急要文集不敢不附去在任二
年到京數月無頃刻暇時公屬我文集當有所刪潤
雖不肖豈敢知此然公知我之深舉世無比安敢復
有虧迹實願頌副公萬一故不敢草草編錄到頌方

有少暇正欲編次而遽索之且乞定國一言檢閱
以相付幸也

與趙德麟二首

數日不接思渴之至衝冒風雪起居何如端居者知
愧矣佛陀波利之靈一至此耶乃知退之排斥不為
無理也呵呵酒二壺迎勞惟加鞭

又

昨日幸接笑語今日知舉掛聞之後時不及往慰悚
息悚息三日臂痛今日幸咸錄舊詩一篇奉呈聞公
亦欲借示詩藁幸付去人上清宮成而有德音意謂

守臣當有賀表如何如何謀之於公幸略垂示

與辯才禪師

別來思仰日深比日道體何如某幸於閩中抽頭得此閑郡雖未能超然遠引亦退老之漸也思企吳越諸道友及江山之勝不去心或更送老請會稽一次老師必能為此一郡道俗少留山中勿便歸安養不肯更得少接清游何幸如之惟千萬保愛

荅參寥二首

兩得手書具審法體佳勝辯才遂化去雖來去本無面情鍾我輩不免悽愴也今有奠文一首并銀二兩

為致茶果一奠之穎師得書且喜進道紙尾待得閑寫去餘惟萬萬自重

又

某在穎一味適其自得也承惠家園新茗珍感之至紫衣脚色已付錢今冬必得已託王晉卿取附迤至智果也四公子亭他輩非吝但近日人言尤可畏薄惡之甚故未可也必深悉此穎上人道業必進託為傳語聰公病懶不寫書不訝不訝邁已赴河間來書續附去次少游近致一場閑皆群小忌其超拔也今且無事閑知之

東坡集卷之六
與汪道濟二首

專使至辱書感服存記且審比來起居佳勝甚慰馳
仰未卜會見惟祈保練

又

某見報移汶上而勅未下老病不堪寄任方欲力辭
未知得免否令子日夕相見甚安知之

與范純父侍郎二首

到穎半年始此上問懶慢之罪踧踖無地中間辱書
及承拜命貳卿亦深慶慰然公議望公在禁林想即
有此拜也春暖起居何如某移廣陵甚幸舍弟欲某

到都下乞見而行李路既稍迂而老病務省事且自
願入淮矣不克一別臨書惘惘

又

某衰病日侵而使客旁午高麗復至公私勞弊殆不
能堪但以連歲災傷不敢別乞小郡然來年闕食之
憂未可知收濟日俟罪譴而已李唐夫一宅甚安沈酣
江山旬日忘歸非久赴任也

與明父權府提刑

到官半歲依庇德宇獲遂解去感服深矣臨行寵餞
再三益愧眷厚別後切想起居住佳勝甚已達泗上迎

送人等謹遣還府今日留一節晚遂發去愈遠左右
回望帳然尚冀保練以須顯拜

與孔毅父二首

到揚吏事清暇而人事十倍於杭甚非老拙所堪也
熟觀所歷數路民皆積欠為大患仁聖撫養八年而
民未蘇者正坐此事尔方欲出力理會誰肯少助我
者乎此間公咫尺而過往妄造言語者或云公
欲括田而招兵近間得皆虛想出於欲邀功賞而不
顧公來者也事之濟否皆天也君子盡心而已無由
爾見臨紙惘惘

又

到此得所賜書即於途中上謝豈不達耶續蒙示諭
至景尋文集其猶及從其人游當依所教然近日士
大夫以其不作銘誌故變文為集引耳已屢辭之奈
恐未可遽作也不罪不罪前日得舍弟書報志公婢
偶傷大湯初甚驚惋連得書已全安無痕矣恐要知
在京數日見其慧利長進無病後母撫之如已出也
除夜紛紛奉啓不謹

與范純夫四首

別後不一奉書懶慢之罪未有以解然別時亦先自

陳矣此日履茲初冬起居住勝切聞屢進拜喜打無
量與子功同侍迓英此最措紳之所榮慕又聞有旨
許講罷奏事想日有補正也未緣會合千萬自重

又

奉書不數愧仰可知辱手教且審起居住勝為慰某
凡百粗遣聞天官之除老病有加那復堪此即當力
辭乞閑却尔側聆大用以快群望未間千萬以時
自重

又

應文公碑固所願託附但平生本不為此中間數公

言不得已不欲卒負初心自出都後更不作不為已
辭數家矣如大觀其一也今不可復寫千直亮察會
直日會且致區區兩辱書皆未答直懶尔別無說然
曾直不容我誰復能容我者

又

前日見報知新拜即欲奉書為賀又恐草草念行役
間迫猝未能便如礼故不免發數字想不深訝不寐
之喜豈獨以樂正好善之故耶更不必盡談公議所
屬想公有以處之矣私意但望公不力辭若又力辭
乃似辭難矣餘亦見子由書中乍熱起居何如乍遠

千萬為道自愛

答趙德麟二首

人來辱書伏審復茲畏暑起居住勝為慰見念之深
正如懷仰之意不肖獨賴晁無咎在此方憂其去若
果得德麟為代真天假老拙也既未欲來此寄居常
令為於高郵尋安下處續當馳報也未間萬萬自重

又

別後思仰不可言切計起居佳勝得舍弟書奉大夫
久服藥近已康復伏惟懽慶到郡兩月公私勞冗
有稽上問想未深責會合未期惟冀侍奉外千萬

保重

與人三首

欽服下風為日久矣遲暮相從傾蓋如故非氣類自
然抑宿昔緣契也人來導手教得聞起居勝常堂上
康福感慰深矣其凡百如故又得無咎切磨知幸

又

久別思詠日深衰疾多故人事弛廢過蒙手書存錄
益用愧負比日起居住勝如聞已有召命想即起用
以慰公論未聞萬萬為國自重

又

出守幸獲相聚每得見脩然志歸為益多矣別來起
居何如到揚人事紛紛坐想清游可復得哉不熱千
萬自重

與范子功四首

見舍弟說知得雍信幼孫天逝聞之怛然便欲往見
從者已散去切想慈念之深不能無動然竟亦何益
惟千萬以理照遣旦夕面寃

又

辱教承晚來起居佳勝團茶及匣子香藥夾等已領
亦感珍感菓子之求不太庶乎便不得更送一箇飽

耶呵呵

又

宿來起居佳勝已馳簡邀伯揚來日會啓聖公能狂
響甚幸子由明日奠酌後便往啓聖公可到彼早食
也某零到押賜處便往

又

廣嚴之會謹如教計必請陳四也分惠佳茆感感獨
飲一盃遂醉書不成字

答李方叔六首

別久音問缺然忽承惠教愧仰何勝秋暑未過起居

何如未由會面萬萬頓時珍重

又

專人辱啓事長書及手簡累幅意賦甚厚非所敢當
又蒙教以不逮非君子直亮期人之遠何以及此然
衰病之餘豈任此責愧悚之極比日起居住勝惠示
檄皮等物皆所不敢當禮曹之傳益妄也信箋元不
發却付來人蓋近日親知所寄示一切辭之非獨於
左右也千萬恕察知非久入京見訪幸甚未間千萬
珍重不宣

又

前日所貺高文極為奇麗但過相粉飾深非所望殆
是益其疾耳無由往謝悚汗不已

又

近者雖獲屢見迫於多固不盡區區別來辱書且喜
體中佳勝某方杜門請郡章四上未允方更請早會
見未可期千萬順時自愛至禱

又

前日辱訪客衆不及款話兩三日又無緣接奉思企
不可言手教為賜慙感無量苦寒諸兒何如常日不
獨以禁令不得瞻奉又以差館伴紛紛殊不暇也衰

病疲曳欲脫而不可得可勝歎耶

又

連日殿門祇候不果致問辱簡承起居佳勝來日行
香罷又須一弔康公晚乃歸方叔能狂訪夜話為別
甚幸餘留面話

各潘彥明

辱書感慰無量比日起居何如別來不覓九年衰病
有加歸休何日往來紛紛徒有愧歎知東坡老輩治
故人仍復往還其間否會合無期臨紙悵惘

與鞠持正二首

兩日薄有秋氣伏想起居住勝蜀人蒲永昇臨孫錫
徽水圖四面頗為雄爽杜子美所謂白波吹素壁者
願柱公齋中真可以一洗殘暑也近晚上謁次

又

知腹疾微作想即平愈文登雖稍遠百事可樂島中
出一藥名白石芝者香味初若嚼茶久之甚美聞甚
益人不可不白公知也白石芝狀如石耳而有香味
惟此為辯秘之秘之

答趙德麟三首 還朝

累辱手教感慰無量比日起居住勝夫禮日近隨分

冗迫未得即見賢者深增悵惘也乍寒萬萬以時
自重

又

紛紛尚未暇往見恩企之極陰寒起居佳勝否耳釀
佳貺輒踐前言作賦可轉呈安定否無事見臨幸甚

又

辱教承台候侍勝拙疾猶未退尚潮熱惡寒也來日
必赴盛會未得後日猶恐當謁告也辱意甚寵適會
如此非所願幸千萬加恕子由固當馳赴也穆公且
喜新安卧病書此不謹

與人三首

更役往還得見風采為幸已多重承存錄延頤極厚
感佩無量自別來一向冗迫不即裁謝慙負可知今
子齋即至領手教且審起居佳勝乍此睽隔翹想日
深尚冀珍調少慰鄙願

又

辱示長牋詞旨過重適少冗迫來使不敢久稽未及
占詞為答想知照未甚訝也惶恐惶恐疊蒙惠長松
以扶老病感佩不可言天竟臨別時亦許寄來以到
彼可為督之藥名品方狀精詳之極非故人留意之

深何以及此未有以荅厚意但積悲感都下委示及
又

疊辱臨訪欲少欵奉多事因循繼以卧病負愧深矣
知明日啓行無緣面別尚冀保練

與王賢良

近辱臨訪連日紛冗不及欵奉竊惟起居佳勝寵示
新作感服至意

荅楊濟甫

久以私撓不作書累蒙惠問且審起居佳勝為慰衰
年咎責移殃家室此月一日以疾不起痛悼之深非

老人所堪奈何奈何又以受命出師定武累辭不獲
須至勉強北行家事寥落懷抱可知因見青神王十
六秀才亦為道此會合何時臨書悽斷惟千萬順時
自愛

與子安兄四首

十九郎兄弟遠至特蒙手誨恭審比來尊體佳勝甚
慰繫望骨肉久別乍聚問訊親舊但有感歎知兄杜
門守道為鄉里推愛弟久客倦游情懷常不佳日望
歸掃墳墓陪侍左右耳方暑敢冀以時自重

又

東坡續集卷之五
往蒙示先伯父事迹但有感涕專在卑懷重承誨諭
惶悚之至正允迫中不敢久留來人未暇寫諸親知
書乞為致意冰文徧發也

又

墓表又於行狀外尋訪得好事皆參驗的實石上除
字外幸不用花草及欄界之類才著欄界便不古花
木尤俗狀也唐以前碑文皆無告照管模刻子細為
佳不罪不罪

又

每聞鄉人言四九五九兩姪為學勤謹事舉業尤有
功密以此吾兄不亡矣惟深念負荷之重益自修飾
為是之聞之孝賢於毀頰遠矣此間五郎六郎亦矣
其亦為一年兩喪困於醫藥殯歛未有以相助且
其冷楊濟甫送二千為一奠餘俟少暇也

與聖用弟三首

聖用小二秀才弟別後况迫不即奉書想未訝也此
日體中佳安今日榜出且喜小十捷解喜慰之極此
即君為學勤至文詞成就來春必殊等也前賀無疑
向聞弟當復入來想必成行也小十甚安健日夕相

見不用憂未相會間千萬保愛子由為朝陵去未及
奉書

又

子即司理不及別作書初官但事事遵稟小二叔教
誨官事勿苟簡公勤靜恕勿急求舉主曹事辨集上
官必不汝遺劉漕行父叔與之契舊因見但道此意
俟到定州款曲作書也餘惟侍奉外多愛夜中目昏
不成字勿訝勿訝

又

方叔况未及拜書且為致意子安三哥近有書未及

再上狀因見亦為致懇

與子由赴定州

某為迫行事冗不及作孫子發書乞為致意近者奏
辟吏部胥子初妄執言本官係合入遠人礙辟舉條
及及覆詰之迺始伏云若今年九月二十七日本官
成資後別無遺闕即不該入遠可以奏辟某尋有公
文申部乞會問本州即見得成資已前有無遺闕及
年數日乃肯據狀會同請與孫子發言畧說與本州
官負言早與果決分明回一成資無遺闕文字來免
為猾胥妄生枝節或更孫宣德與一願就及本州官

負及所項替非有服親一狀尤佳京師大抵官不事
事而吏橫也

與參寥

吳子野至出穎沙彌行草書瀟然有塵外意決知不
日脫穎而出不可復沒矣可喜可喜近遞中附呂丞
相所奏妙總師號牒去必已披受訖即日起居何如
某來日出城赴定州南北更隔然請會稽之意終未
已也當更俟年歲間耳未會間千萬善愛

荅范純父

所亦連日入問聖候極是極是見說執政逐日入問

深室亦逐日問候也已將簡報錢尹令府中差人編
報諸公矣

與孫子發二首

專人來辱書承近日尊體佳勝蒙許就辟慰況深矣
奏檢附呈已發訖某行期不過九月半間會見不遠
更祈順時自重

又

貴春各計安勝公字已令粗葺什物麓陋然亦粗足
更有幹示喻塗中幸不滯留早到慰勤遲幸也

與錢濟明二首

別後至今遂不上問想察其家私憂患也遠辱專使
手書且審侍奉起居康勝感慰無極老妻奄忽今已
半年衰病豈復以此自纏信晚景罕落亦人情之不
免重煩慰諭銘佩至意然公亦自有愛女之戚初不
知奉疏後時慙負不已出守中山謂有緩帶之樂而
邊政頽壞不堪開眼頗費鋤治近日巡軍表止盜賊
皆出疆矣幕客得李端叔極有助聞兩浙連熟呻吟
瘡痍遂一洗耳何時會合臨書悵悵

又

寄德同庭珪苞塞上所不識分餉將吏並戴嘉貺也

無以為報親書松醪一賦為信想發一笑也近得
季隱書云公有一癩藥方極神奇甚長孫有此病多
年不差可見傳否如許幸述中示及

與孫子發二首南遷

人還辱教具審別後起居佳勝貴眷各康寧至慰至
慰某到邢甚健忝卿且親平時不為不知公因此行
觀公舉措方恨前此知公未盡勉進此道為朋友光
寵餘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子發以古人自期信道深篤雖窮達在天未可則定

然必有聞於時而傳於後也幸益自愛重以寃遠業
臨行不盡區區

與開元明卿二首

辱簡并惠扇碑及借示木石等皆佳妙但去長物為
陸行計無所置之謹留筆一束以領雅意餘回納不
訝不訝

又

辱書具審法履佳勝且知從者嘗至符離見待文之
感愧深矣借示跋尾石刻足見存誠篤至却附來人
納上元本未會集間千萬珍重

與任德翁

半月不面思余涉劇辱書承孝履如宜金陵雖久
奉伺不至知亦留滯如此某在磁湖夾阻風已累日
今日風亦不苦煩且寸進前去恐亦未能遠也不知
德翁今晚能到此否傾渴之至

與張元明二首

前日承追餞南都又送子由至筠風義之厚以增感
慨比日具審起居佳勝萬里之別後會杳未有期伏
乞善加保練

又

遠辱專人惠書輔以藥物極濟所乏衰疾有賴矣感
刻感刻不知何時還蜀中自此音問遂隔曷勝
惘惘

與黃元翁

某垂老投荒眾所鄙遠見孫提點言獨有存恤孤族
之意感激不已到治下當作陸行必留數日款見也

荅劉興言

此行但有感恩知罪省分絕欲守此四言行之終身
庶保餘年得還田畝但未知有無後命爾

與孫子發三首

別來思企不可言比日尊體何如某蒙庇粗遣旦夕
離南都如聞言者尚紛紛英州之命未保無改也九
百委煩而已幸不深慮愈遠萬萬以時自重

又

郡中諸公未能一一奉狀因見各為致意過真定見
楊采朝議此人有實學隱德河朔以此者以一二數
矣其子迪簡亦善吏某已舉之矣欲告提刑大夫來
年一京削取煩子發為道此懇或持此簡呈憲使又幸

一起寫書十六七封不能復謹勿罪勿罪

與程德孺

在定辱書未裁答間倉猝南來遂以至今比日切惟
起居佳勝老兄罪大責薄未塞公議再有此命兄弟
俱竄家屬流離汗辱親舊然業已如此但隨緣委命
而已任德翁同行月餘其見老兄處憂患次第可具
問更不詳書也懿叔赴闕今何在因書道區區後會
無期臨書惘惘餘熱萬萬以時珍重

答錢濟明三首惠州

專人遠辱書存問加厚感德無已比日郡事餘暇起
居何如某到貶所闔門省愆之外無一事也瘴鄉風

至不問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唯絕嗜
節飲食可以不死此言已書諸紳矣餘則信命而已
邇來親舊書問已絕理勢應爾濟明獨加於舊高義
凜然固出天資但愧不肖何以得此會合無期臨紙
愴恨

又

近在吳子野處領手教尚稽答謝愧悚之至遠蒙差
人固佩荷契義而卓契頓者又可奇也無以答其意
與無數紙公可收一閱也寄惠白朮極所欲得也
格甚高想見風裁回信惟有紫團參一板疑可以奉

親故不可以微鮮為愧也兩兒子曾拜見否九百想
有以訓之幼子過相隨甚幹事且不廢學蒙令子惠
書回答簡率一一封納必不罪也

又

嶺南家家造酒近得一桂酒法釀成不減王哥卿家
碧香亦謫居一喜事也有一頌親作小字錄成切勿
示人千萬千萬

答張嘉父

久不奉書過辱下遺遠枉教尺具審起居佳勝感慰
交集著遂想日益富示論治春秋學此學者本務又

獨疑焉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理會若求之繩紲
中乃近法家者流奇細繳繞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
妙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倪欲使學者自見之故僕
以為難蓋嘗悔少作矣未敢輕論也凡人為文至老
多有所悔僕嘗悔其少矣然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
有所悔當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儲其材
用既足而後成之然後為得也愚意如此是否夜寒
筆凍眼昏不罪不罪

答徐得之二首

張君來辱書存問周至感激不已即日哀慕之餘茅

履如冝某到惠已半年九百粗遣既習其水土風氣
絕欲息念之外浩然無疑殊覺安健也兒子過頗了
事寢食之餘百不知管過亦頗力學長進也子由頗
得書甚安一家今作四處住惠筠許常也然比日無恙
得之見愛之深故詳及之不須語人也瞻企翹然臨
書惘惘下執惟萬萬節末順變自重

又

詹使君仁厚君子也極家他照管仍不輟携具來相
就極與君猷相善每言及相對悽然君猷諸子得耗
否十四即後來修學如何

答吳秀才

公來領書且喜尊體佳勝并示歸鳳賦興寄遠妙詞
亦清麗玩味爽然然僕方杜門念咎不願相知過有
粉飾以重其罪此賦自別有所寄則善不肖決不敢
當幸察之察之

